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廿三

口 12
24
11



甲
卷
九
四

存
門
號
24
卷
11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一

昭公起四年盡七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圃于

付反圃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

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

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安井息軒曰雹之大者折樹破瓦不唯失時氣也
林注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十有二國前是陳與蔡三會楚之得志于中國未

有盛於此時者也
會諸侯其五蔡在生莊十六年注云齊桓進陳班在衛

增註

校本

三專

卷二十一

一

上終於春秋今陳在蔡下者陳本小正義引注陰作南無於蔡衛故楚以大

有字息軒曰據杜注例上言胡國則下不當有有字史記正義是也又曰慶封非卿經不當書但楚子責其為卿時之罪以誅之故稱齊以置之明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也

林注楚靈欲專會諸侯襄三年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願一二兄弟相見前年傳命事謀闕

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

國汝陰縣西執齊慶封殺之齊討慶封故稱北有胡城

遂滅賴九月取鄆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師徒曰取鄆才陵

反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

南故言復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

之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

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政反寡人願結驩於二

林雲銘曰問晉何時問暇王念孫曰虞憂也息軒曰虞訓度本義也引伸訓憂又訓望此訓憂是也

又曰寵光耀也故杜加威字以解之是使其毒虐日甚然後降大禍以罰之

增島蘭園曰歸謂天助之所歸言唯當修德以待天助之所歸若楚能修德天助果待歸待楚之歸宿歸於楚則吾猶將事也王云適猶歸也楚何况諸侯乎王注若楚子終適天助唯在德故在磅於潘虐修德以勝楚而已不釋文殆直取反附宜與爭也上文云晉注湯文及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其意可見矣舊說為待楚君之所歸者

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

君之威寵君之威寵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詐之而脩德以待

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

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

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難之難有是二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

增註

校本

三事

卷二十一

二

非是存參

息軒曰虞望也

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與此同意

雲銘曰虞計度之以釋文秦作岱在宛為幸也

齊召南曰按注例郡反在雍州衡如字縣名不重見此陽城在荊州恒如字本

縣河南所統也於陽或作常在某州按城下應有河南字於作恒者是漢為文

大室下不應有河南帝諱改為恒耳二字各本相沿誤也

塗山名謂大行轅古賀伺巷曰襄二十轅峭也運又戶

七年能歌神人注歆困反示又音示或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一音隸則當水旁

懷其德此解極是言作尔恐非或作潔為神人所歆享也今字誤大室高即

忽自喪其說不可曉中獄

且亨通之解迂甚附治民事神使人神注云劉向新序按此通悅也林注幽則

文章作享古字亨亨通於神明則通於通陸蓋從歆享之義人亦通劉向新序

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泰西

嶽華南嶽衡北嶽恒○鄉許亮反三塗在河南陸渾縣陽城在陽城

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天音泰荆山在新城

音市漢中南在始平武九州之險也是不

一姓雖是天下至險冀之北土燕代○馬

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通

也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也

引此文當作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

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

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糾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

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不得自往謙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

左傳

卷二十一

三

林雲銘曰寡君二句

應上請問句

趙汭曰傳見晉人申安不在志不在也

實畏難而文以不爭少安如字按少安

故以諸侯授楚

秦晉商王受洛酬

肆虐無逸文王惠

鮮鯨寡咸和方民

釋義少安稍自懷

切業雖少安之無

大志也多求只欲

多財貨求之無患

正也少小或作小

小林本同陸貞山

增註

校本

逸非也蓋如他傳所曰杜以少安為幼謂少懦少惰其今讀少時耽于安逸非其語意本然息軒也蓋如他傳所謂曰安如懷與安實敗少懦少惰其或云名之安謂安逸無所是貞山誤解杜註為不在諸侯其意不少作詩照反以為在諸侯也言不以諸此說也傳氏取之侯叛服為意焉正非也

義釋言云匡正也求逞於人以久從顧炎武曰將焉用之欲也僅在一年傳言將用何為辭揚以欲從人則可以懋建曰杜解云焉用人從欲解濟宋盟似得語氣

陸察曰禦拒也祭也即西陸虛玄武之中星即自虎之中

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

其大夫多求也貪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

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馬用宋盟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異

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

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

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逞快也求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為下會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

陸察曰注既云夏三星故祭炎云陸中月又云春分之中不也朝觀謂金星晨可曉際雖強解義終見東方傳云西難通其引服虔鄭玄陸與朝觀二事也

二說服云春分奎始西陸謂日在昴畢朝見以是時出水月朝觀謂奎見東方今仲春天子乃獻羔也膺法星去日半啓水是也鄭云西陸次則得朝見春分朝觀謂四月立夏昴奎去日廿度故朝朝見即周禮夏班冰見也周禮鼈人掌也劉炫謂鄭說近之五物鄭注謂在甲息軒曰西陸朝觀龜鼈之屬是海為謂西方七宿朝見於閉也積陰之水圭東方是指日虎全宿夏未釋時陽氣起而言不惟指其一宿於下伏積而不能也出之謂世而用之出或散而為雹故故下文云其出也又取此水所以道云云服杜以出之為達陽氣也食肉之啓冰非鄭說得之祿在朝賜食大夫又曰正義引周禮鼈有肉祿即肉也火

也申豐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觀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螻蟪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

取之溼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增註

校本

左專

卷二十一

四

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秬黑黍也司事於冰故祭其神獨茂后反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

人解返則返嘗本作星出為夏三月又互矣互寒謂冰堅如周禮夏頒冰此為龜鼈之甲包裹其內夏四月故杜兼言注非 闕圖曰梁云四月說文震勝歷藏之祭在始藏之時震物者不雅註雷則出水之除災自應之急激謂勝歷在始出之日且應驚震之別名大札遺開水室先置此子矢疾癘而死也風不于室之戶而後出冰以理舒散而暴疾也蓋禳除凶邪是為殺物雷不徐緩動凡用水者而覆之注發而震擊為書僅謂御至尊其說狹凡雨水陽也雪電矣 中井履軒曰食陰也雨水而伏陰肉之祿是謂在家之薄之凝而為雷雨食非謂就官食者言雪而行博薄之合有可食肉之祿者也而為雷申豐見時冰以護肉故以肉為失藏水之禮而有言合註大夫以上食雷推之陰陽知此乃有肉故云食肉之伏陰所致亦聖人祿 又曰老與疾對之傳言也

職事就官食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祭者 與音預 寒而藏之 獻羔而啓之 公始用之 火出而畢賦 月四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月 山人取之 縣人傳之 夫冰以風壯 納之隸人藏之 而以風出 也徧疾 則冬無愆陽 春無淒風 秋無苦雨 夏無伏陰 出不震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民不

非指致仕之語蓋老附注十九年傳注與疾雖非命夫命婦大死曰札此云天亦受冰也乃是兼男死文誤耳鄭眾云女林注至筋老疾病札疾疫死亡也釋之人無不受 息軒名札截也氣傷人曰曰自曰至曰上及如有斷截也鄭云下之辭則老病謂卑亦音截按注朝見賤者孟子曰七十非東方下脫始開水肉不飽疾亦有當以三字獻羔即朝覲肉養者凡肉遺易也火出即西陸也腐爛故賜冰使民養老疾 又曰待有風而出之恐其速釋也 惠棟曰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 侗菴曰若雨雨之甚也如後世所云若熟若寒之苦方與上文愆陽淒風相比杜解不妥 又曰獨舉震則只是雷雷震對言則雷是雷鳴震是下擊震夷伯之廟可以為證注未盡下文雷不發而震言其不激發而徒下擊 林註諸侯無常依書物近歲時有雷歸者乃依歸

天札 短折為天 天死為札 今藏川池之冰 弃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 又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能禦之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二之日 鑿冰沖沖 謂十二月鑿而取之 祭非謂一月春分蚤開冰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 曹邾辭以難 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于申 月丙午 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今君始得諸侯其

增註

校本

三傳

卷二十一

五

不甚猛而擊物者亦之按謂不苟於服見二氣之不和調疏從也按竹書紀年有解未確 阮元曰云夏啓元年大饗注天死未本作大死 諸侯于鈞臺築二不誤 履軒曰雖歲十八年商會諸侯冰而不以禮出之亦于景毫周成王六不賦於大夫即是垂年大蒐岐陽穆王矣奔而不用是全春 二十九年大會諸之非奔餘 侯于塗山 惠棟曰汲郡古文曰 康王元年朝于豐宮 服虔曰鄧宮成王廟 所在也 陸榮曰服虔云方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 楚靈王令感其意是 以用之案王以齊桓 爲霸者之盛故用其 禮耳以爲感名陵之 退舍亦于其矣故 爲盛

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 享 鈞臺 陝西 商湯有景毫之 命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 周武有孟津之誓 紂 成有岐陽之蒐 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 北 康有鄧宮之朝 鄧在始平鄠縣東有靈 穆 有塗山之會 穆王會諸侯於塗山 齊桓有召 陵之師 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 十八年 君其 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選焉 選擇所用 王曰吾用齊桓 陵之禮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侍後規過謂止其 講禮有所不及也 非會禮上之事一 說二人獻禮一是 大合小一是小會 正義下椒舉云禮吾 所見者六焉故知其 禮同也 陸榮曰規過謂規正 此會上蓋有六儀 會禮之失耳禮雖向 今不可知大者何 戊公孫僑所獻然非 謂也於公言云云 二子身行之也何謂 合諸侯之禮於伯 規其過乎 履軒曰 子男言之云會公 猶御史執法在旁總 監督會禮之失也非 偏規二子 侗巷曰末太子後至 禮六或云合謂我 不及會期楚子恨之 爲主而合之也會 故託武城先君之廟 謂人爲主而我往 祭而辭之久之方見 會之也六謂自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言所聞謙 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 不薦守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 孫故獻 之禮其禮同所從 言之 異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規正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 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左師子產所獻六 宋大 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 焉 請王辭 王使往曰屬有宗祀之事於武城 言爲宗廟田儻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 王反適也 他彫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六

所以困苦之而目快將幣至終禮實也
意也墮墮墮墮敗之六節也公羊傳輸
墮言廟祭未終而遂平猶墮乎也蓋墮
相見則心志不一必輸也客之致幣據
至墮墮幣帛之不敬主則為受據客則
故欲祭畢然後見也為輸言將待輸幣
宋天子實不及會而之時乃相見見既
經并書之者本為會在後故遣我來故
至楚故也如杜注會謝後見也傳云
前至楚因諸侯會布墮猶委禽之委蓋
幣相見則事事如素武城有廟田獵以
期無復恨之可言且祭祭用幣祭畢廢
解墮幣為布幣恐附之也云墮祭畢而
會隱六年渝成公羊見之者托以辭之
作輸成而云輸成猶也竹書夏祭十
墮成也墮成即敗成一年會諸侯于仍
恰為墮幣的證而以有緡氏逃歸幣辛
輸有輸致輸送之義四年大蒐于黎幽
故先儒大抵錯解王十年春王及諸
馬宗璉曰案哀元年侯盟于大室

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
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皆
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黎東夷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大室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
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復也○因音秦

傳后緡方振賈達注或云遠惡當作惡
云緡有仍之姓是有遠蓋誤倒也一說
緡即有仍也服虔杜遠惡已便惡至遠
預皆以仍緡為二國也德遠德自及遠
疑非又曰尚書西也
伯戲黎鄭注戲黎入楚靈之亂子產言
紂圻內郡國志上黨不過十年左師言
壺關有黎亭故黎國過十年孫月峰云
服虔曰黎子姓只十年却作兩種
伊藤鳳山曰遠惡德意斷自是文字波
遠二句按本所引二瀾
說俱非德遠猶遠德
也文對而語倒者亦林註楚假大義為
有是例哀二年傳無齊討慶封也八月
折骨無面傷面傷即己丑朔此月無甲
傷面也遠猶長也與申慶封逆命至於
荀子臣道篇君過不弑君矣按曰覽慶
遠之遠同注惡及遠封伐之故也是也
方恐非或曰丑天葬之也上文楚王方
修天或云云是也注人葬之非案葬者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
遠惡而後奔惡及遠左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
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
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
慰遺之○見賢遍反又如字 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
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
屈蕩之子○屈居勿反 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此逆命謂性其肯從於戮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七

楚人弃之也上文若適潘楚將奔之
弃字遙與此相映注是或說及非也元
粹案注人字泛言為是未必定為楚人
勿拘 息軒曰宋鄭二國大於滕小邾
故舉大以包小耳滕崔杼弑莊公立其
小邾大夫不從者以弟景公孤謂景公
其小而遠楚特許之也盟在襄廿五年
也 侗菴曰逆命即按齊魯云慶封曰
書所謂方命拒逆齊子一息我亦且一
君命敢與之抗也然言曰有若楚公子
罪止於此較諸躬行圍弑其兄之子而
弑逆之賊臣則有間代之為君者軍
必不肯甘而就戮也 人祭然皆笑馮氏
舉意明知封必不肯云盟指申會而言
受弑君大賊楚靈之無或如齊以下十
戮也 息軒曰慶封 七字句無或如楚
不從戮則楚子舊惡以下廿四字句
必將播於諸侯止言倍六年傳注而縛
播於諸侯避其所忌縛手於後唯見其
也 蘭園曰徇於諸國師古云謂及有

乎言不肯默 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
而從戮 播於諸侯焉用之波佐及又波
可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杼弑君慶封其黨也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
故以弑君罪責之
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
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
璧士祖輿觀從之造於中軍 中軍王所將○
但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倍 許倍公
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舉
言遷賴於郟 郟楚邑○ 於 楚子欲遷許於
晚反又於建反

侯使言使人徇慶封以縛之蓋面備也
罪於諸侯止言也林

云使人徇且使封自二而字訓則校猶
言非也 正義靈王君父之命無校之
即位以來經傳不見校
與諸侯盟事蓋楚子居安居也
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
之侗菴曰此直指是年申之會經傳雖
不載可知此會自有盟也疏就與屬國
諸侯私盟而言拘 息軒曰民去其鄉
戶口日減故其留者不堪命也
履軒曰丘賦制今不可考魯之田賦亦
然注皆臆斷不可從與取朝同

但觀國人謗之則賦哀十一年傳註云
加于舊矣 沈彤曰丘賦之法因其田
服度以為一邱之田財通出馬一匹牛
出一馬三年復古法三頭今欲別其田
形謂既云作則非復及家財各為一賦
古况又國人謗其為故言田賦周禮有
萬里運等譏其作法夫征家征夫征出

增註 校本

賴使鬪章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 為許城
也韋龜

子文之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謂築城於外竟
境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
不得安也 民之不

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郟
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
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丘公去疾
也 不書奔者

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
自來○ 易以政反 署直居反又直據反 鄭
子產作丘賦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田賦在哀 國人謗之也 謗毀 曰其父死於路謂
十一年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於貪乎但杜解如魯稅也家征出車徒之田賦則病民已甚給倍役也田賦之子產安得自謂為善外更出馬一匹牛而引禮義不愆之詩三頭謂之丘賦其蓋其賦視古法稍加大征但十一而稅以濟國用若魯邱甲是與家征別也或之類耳息軒曰得云路尾何叶韻其所欲曰逞言民不彭氏云此子產不可使之盡得其所欲及諸葛處國人二焉惠棟曰荀卿子字便是公論不化載是詩云長夜漫兮輿誦又云此數語承思篤兮大古之不誤殺王介甫遷禮今禮義之不愆兮變移初志也子產何恤人之言兮之父子國故氏蘭園曰上文云作法之涼即什一取民於涼其敵猶貪下乃之類敵若何不止謂作法於貪之敵又子食也以私心割益甚杜云言不可久立制度使民各是行非也惠棟曰列非其心何以久在位也言姬姓之君僖人上蓋守法則上

國為尉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蠶教邁反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也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罕平聲君子作法於涼其敵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敵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偪偪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

十五年傳云入而未下一心以心為制定列息軒曰列行則民亦各有心也故訓位詩云嗟我能獨聽上哉懷人寘彼周行毛傳丘氏云民可與樂行列也思君子官賢成不可與慮始此人置周之列位也意謂軍猶未知也得之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構時救急冬渾罕譏之正道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蕪國蔡縣東北有櫟亭○櫟方秋及徐又失灼反○才河反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此年秋歲尹宜

履軒曰宣伯奔齊在孫家福緣起第一成十六年而穆子之一截中又分兩節去在其前多年矣既且志之以上句句生二子於齊而饋於伏及宣伯以下句宣伯且曰願之久矣句應非逆旅故其非同奔也明矣說曰私此時此婦人已見乎成十六年

東國即楚之故國通篇作五大截初穆子至長而逆之為第一截乃叙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遷于委反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師○罷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皮買反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難奔齊庚宗魯成十六年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九

其人黑故夢中號
 倒菴曰牛助余句三之曰牛林註號之
 字皆穆子號之曰牛句助余句諸
 既而牛如穆子言助家从之按六字句
 之乃能勝之世儒或為是與小雅將伯
 於牛字句助余以下助余語意相類先
 為叙事助余為助已人即宣伯穆子之
 之義失之 蘭蘭曰父莊叔得臣願願
 召其徒驗之無之因奉父祀也不止者
 使其徒識其名與其生事也或云先
 狀貌無忌欲若有其子莊叔也杜不出
 八則曰之 字鼎曰其名唯曰先人未
 宣伯穆子是莊叔得詳何意穆子先在
 臣字注曰宣伯先孫祝成十六年

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
 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心弗勝子
 夢也○壓於甲反勝音升下同顧而見人黑而上樓上樓肩
 力主反反偃深目而猥喙口象猥○猥音號之
 紆甫反 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
 一戶刀反 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
 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宣伯曰魯以
 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

八若不知其名者又若宣伯非穆子兄
 者何也 又曰願之願家父祀也宣伯
 雖兒不須讓之故其言如此注非 息
 軒曰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
 孟丙仲壬至襄二年其人黑故世人稱
 為卿故始見經耳 之曰牛已慣人呼
 履軒曰立謂嗣為叔牛是以及叔孫號
 孫氏不指卿位 息之則曰唯
 軒曰嘗語其徒以所林註試號其名曰
 號之象故召使視之牛以驗所夢然文
 穆子雖是夢必不謂唯唯矣及徐以水
 接於小兒今豎牛與反猶喻也接喻人
 所夢相應則其年必者及本作咄嚙也
 亦稍長杜云五六歲怒怒妻也怒其母
 又失之 字鼎曰傳及其子其在齊
 不言夢則事不明故成長而後逆之歸
 言心也非為從夢未 簪非謂逆其妻也
 必吉也 馮李驪曰或云此時并逆國
 逆其子當并逆國姜姜故下云北婦人
 正義謂非逆其妻然之各

二年始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
 姓問有子不○女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有寵長使為
 政為家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
 相親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仲壬田於丘蔣丘
 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
 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叔孫為孟鐘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則姜以何時歸而下釋詰云際接捷也
云北婦人之客耶註捷謂相接續也
履軒曰落謂落飲也釃祭之法以血澆
非釃與釃義相近落之知落之即是
而不同器械曰釃起釃也釃猶至之
於鐘以血塗其釃際卯卒第二載
也宮室曰落血自屋林註蓋釃牛投糝
上落也是分而言之予所忌謂孟丙享
者若落飲則通曰之八孫明以落鐘皆
落而不曰釃息軒謬言也將往叔孫
曰落始也室成始居將自往視之也
之飲酒曰落器成始附注觀如字
用之飲酒亦曰落與如何問故以仲
釃奠元粹案中并血見君也自見矣謂
自屋上落之說非詳不待父命也激怒
七年又曰殺諸外叔孫也大夫立子
恐叔孫見之也蓋叔孫適必自見之於
孫使拘而牛殺之於君禮也務為深
外惠棟曰正義曰詩之辭見于昭七
牛謂叔孫曰以仲見

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 饗大夫以
落之以豶豬血 既具饗禮 使豎牛請日請饗
入弗謁也謂自 出命之日詐命 及賓至聞鐘聲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 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牛又強
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
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 公與之環環賜玉 使
牛入示之示叔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
見仲而何而何如何 叔孫曰何為惟牛
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 公與之環而佩

君何問何故以仲見
君也其說非是案韓傳云牛龍任日久
非子載此事云豎牛洩卒不料其惡之
謂叔孫何不見于於至此未喻其意而
君手叔孫曰備子何云求食可得無須
足見也豎牛曰王固去之

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
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
怒欲使杜洩殺之音嗣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 豎牛
不能去設辭以免 因起召及下同

已數見於君矣君賜按字書廂房橫列
之玉環已佩之矣玩于前且正室視之
傳義與韓非合息如个字之形故曰
軒曰杜洩始不知豎牛也

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置
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寫器令空
○相息羊反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示若叔孫
已食命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絕糧
去之

牛所為以叔孫疾急經世鈔均是子也
以為亂命故答以求必牛請牛示何世
之而至蓋慰之也元家父子禮嚴勢隔
粹案按本引傳是故小人得操禍於
也傳又云杜解其言其間帝王之家抑
為是而解其所以言又其矣彭氏云從
則非矣亦大是阮元來近悉行紙只不
曰李善注文選思元欲見八四字所以
賦運命論引傳不作大子在寢大臣直
小非息軒曰杜洩 宿萬世之法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
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南遺季氏家臣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解字故云東西廂立昭子至後年三其質饋自東方進其十邑與南遺為第所置乃東廂也履三截馮云凡寫軒曰惡入聲諧也豎牛種種變詐使人昨舌叔孫一生忠順乃乱唐宗婦遂為牛所困其矣淫禍之不可不慎

履軒曰王之賜賂實也如是按季札所嘉豹之有禮也然杜戒不擇人不唯勇洩叔孫氏之人故為子也需非叔孫不豹謙稱舊勳是言語欲聞人釅故載殺之道爾杜不達其意叔孫已亡故取屬混洽兩事作解非也官為徵季孟身在蘭園曰按禮王深故不假言屬也按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孫兼之謬矣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鄭注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此傳所云正合斯禮但

叔孫雖得君命生前未乘路此尤謙慎之至云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息軒曰叔孫雖亡季孟猶在不必取屬官為徵而杜洩兼言工正者叔孫不謂自書已寵榮故使屬官書之而已監之耳

陸繁曰劉敞云如杜傳云季氏果欲厚所言則三軍猶在徒自予故四分其軍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而無中軍故曰舍耳何謂舍中軍乎今陸云杜註以叔孫案魯之軍號傳所不為軍無據如杜所言哀十一年雖稱左三則三軍猶在徒師右師疑亦臨時所改軍為師耳存命若晉之三軍楚之景公卒子哀公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楚通越似晉通吳屢書之矣叔孫氏之越始見經按疏

增註

校本

不與己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同志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

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家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舍式不可夜反或音捨

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

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

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復扶

又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

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

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

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舍音捨傳同

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

牟夷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泉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軍名尤未見有據 哀十一年傳孟僖履軒曰魯本二軍襄子洩帥右師季氏十一年增中軍為三軍再求帥左師叔軍三家三分公室季孫武叔退而蒐乘氏雖盡征之所入猶更無別稱襄十一不甚多至是會中軍年初作三軍十二復舊制四分公室季分國民三家得七氏取二叔孟各取一公得五今會中軍於是季氏所入多矣四分公室三家自其軍制蓋季氏為一取其稅減己稅以軍叔孟合為一軍也賁於公國民不屬注仍分三軍則不見於公初三分公室其所舍謬矣 蘭園各有其二民皆分曰初作三軍也季氏屬三家三家滅以唯盡征而叔孫臣其與公令公自稅取半孟氏又臣其半其叔孫一家之內父舍中軍二子亦皆盡兄弟父兄之稅征是益卑公室也故入公子弟之稅入曰舍中軍卑公室也父兄之數不足正義劉焯以為施取於子弟子弟不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二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賁于公**國人盡屬二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

者舍也臧者善也成定取於父兄大率諸臧氏取其令名其半屬於也也子氏二家謂叔孟非謂施於子弟之中取半臧二氏也 或取子或取弟大蘭園曰注不以壽終率四分取一也邵為鮮蓋為年壽鮮少氏曰舍中軍毀三之義也中井云穆子而為四也不曰作雖飢渴以死亦在病四軍而曰舍中軍困之後不飢亦死雖中軍季孫之所有云牛殺之又其死年也中軍既舍則其不下六十不得為短勢不得不一不得折狂以為不以壽終不二則不得四無所當鮮新死之稱此季孫之意也葬鮮猶言送死也此按鮮年命鮮少也說於義為長但鮮鳥今季氏為政不改舊禮而又從叔孫之所命葬自西門則是違禮也違禮必受死罪故不敢從西門而獸新死之名而稱之葬

閱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評**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解音**李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也**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殯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

人未聞 馬宗璣曰言葬禮鮮少不必從卿喪自朝之禮可自西門而出杜謂叔孫非壽終故不須以禮葬是時季孫方喜暨午之語豈肯顯其餓死叔孫之罪乎且言出有暨午之黨尤非 元粹案息軒據小雅毛傳云鮮寡也古昔謂遭禍孤獨者為鮮生死同之叔孫信讒殺孟丙仲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與遠征喪父母者同故叔仲帶稱為鮮耳 汪中云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暨況云古斯字說文云死漸也曲禮下庶人曰死蓋庶人之死者自西門出葬此當時之制季孫欲以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一

十三

葬燕人者葬叔孫故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卿正對庶人言尚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疾醫注少者曰少老者曰終鮮斯死西語之轉諸說紛擾未知孰是今姑從中并說 惠棟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杜臆說當從服氏 息軒曰杜以朝為朝覲之路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文且吉凶異禮挽柩朝於君與桃茢不祥之義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在臯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直言自朝自朝則自正門可知矣 又曰群臣懼句絕死字屬下讀不致自不敢自西門也

履再曰據注當作大庭之庫十八年梓慎登大庭之庫可徵 息軒曰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猶府長於他府名之曰長府耳若以在大庭氏之庫則取人字以名其庫殆近兒戲古人恐無此事矣 魏禧曰使亂大從言昭子即位至四國其亂大至也杜林注順之為第四截皆未是 侗菴曰使亂大從服虔解為亂大從使亂大來之亂大順之道大順意杜云使從於亂得猶大倫也諸家取其大旨但頗失語氣之非也哀二年鄭賁王哀二年鄭勝亂勝亂從註與之同

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圍起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拊也謂以邑與南遺昭

從生釋君助臣為從天解亂大從為亂於亂此處無使字杜大倫之道猶可解注自文服虔云使亂亂從為亂倫之道大和順之道陸取之則不通故杜為勝且曰大順者適庶之常分此解非是傳云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此說亦迂 又曰傳云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數日而猶有不知其故者乎今按下文杜又云時魯人不知餓死語昭子疏敷衍之此說自有理不然仲尼之稱昭子全無意義觀豎牛擅家政離間孟仲父子之情隔絕不通昭子亦必疏介不得近杜應得其實 息軒曰救釋通解也言杜邑以賂南遺使彼說季孫將以解已罪 又曰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既卒其徒稍稍語於是始知之耳故難以昭子之才此時猶未知也

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國普彼反見賢遍反 罪莫大焉以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下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明夷於周易為日入地之象此傳為日未出前之象亦出與已入皆在地下其明不見故

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初穆子之生也則四方順從之○國音壬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

增註 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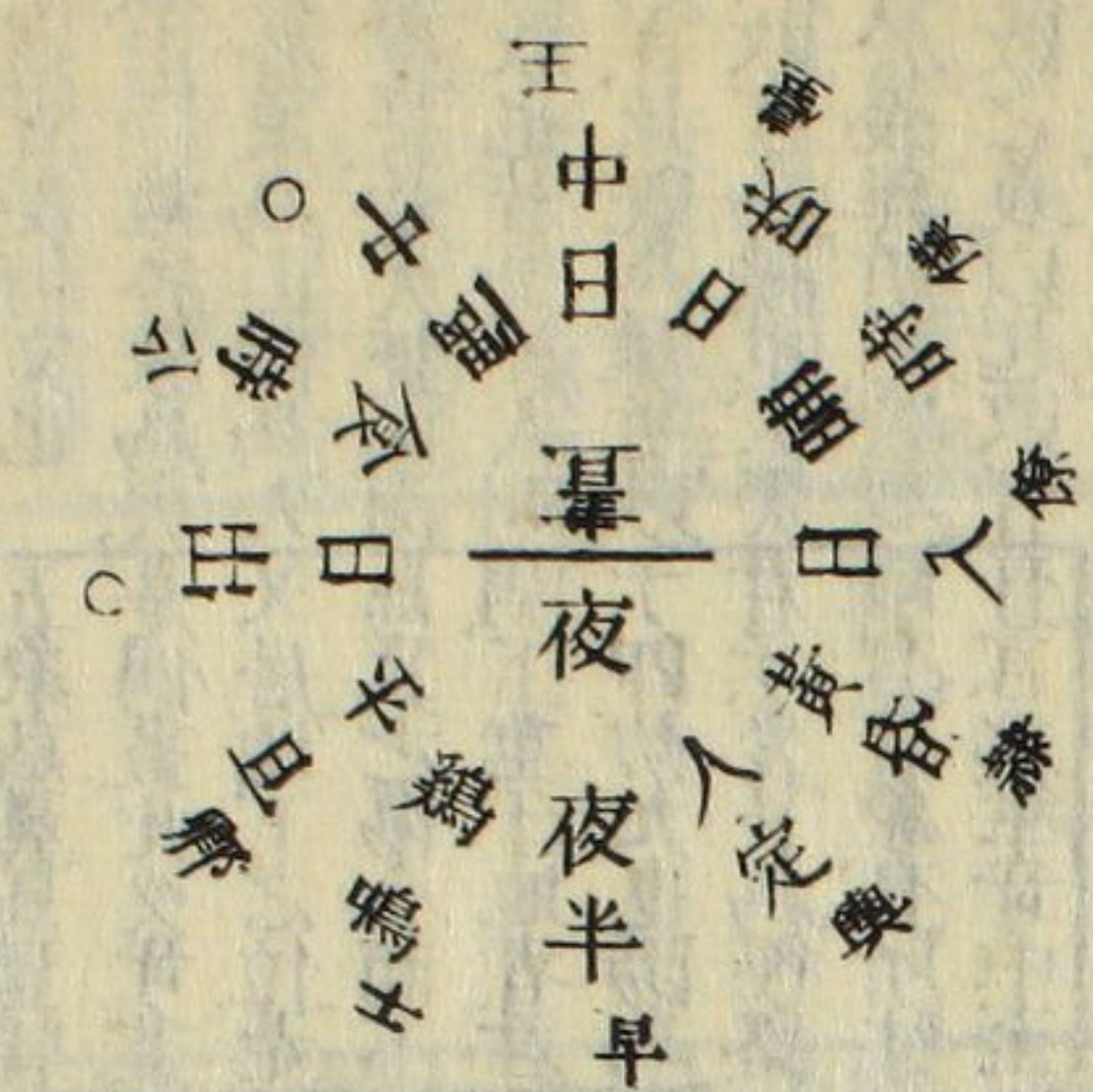
增註 校本

取象同也。初穆子以下為第一。惠棟曰古言時皆謂五截。追叙總結。四時此十時謂分一是此子也。日為十時以當王至十日十等見七年。臺之十位杜注用十傳此云十時十位。二時與傳不合。蘭位以王公卿為二。園曰杜解十時十位。日以中食且為二。用七年傳字尹無字。日其中知從中。言彼傳五天有十日。而右旋配之也。賾故以甲至祭鮮之此食申刻也。賾賾云日有十時就一日而下未刻也。賾東言然但言有十時而南隅過隅未中已。杜以十二時強配為刻也。融大明也。賾關其二不在第則妄食日謂食時之日矣。中并云一日分十也。二時非三代之制實出於西域蓋漢時傳入而循用日久元凱慣有不之察輒以牽合於古文後儒沿襲弄巧不廢按漏刻法一夜分五時一更至五更是古法矣。夜既五時書隨可知矣。此說當矣。因又出新圖一圖其新圖分十位而黃昏人定雞鳴等名仍因杜特關隅中平旦二耳傳云有十時而下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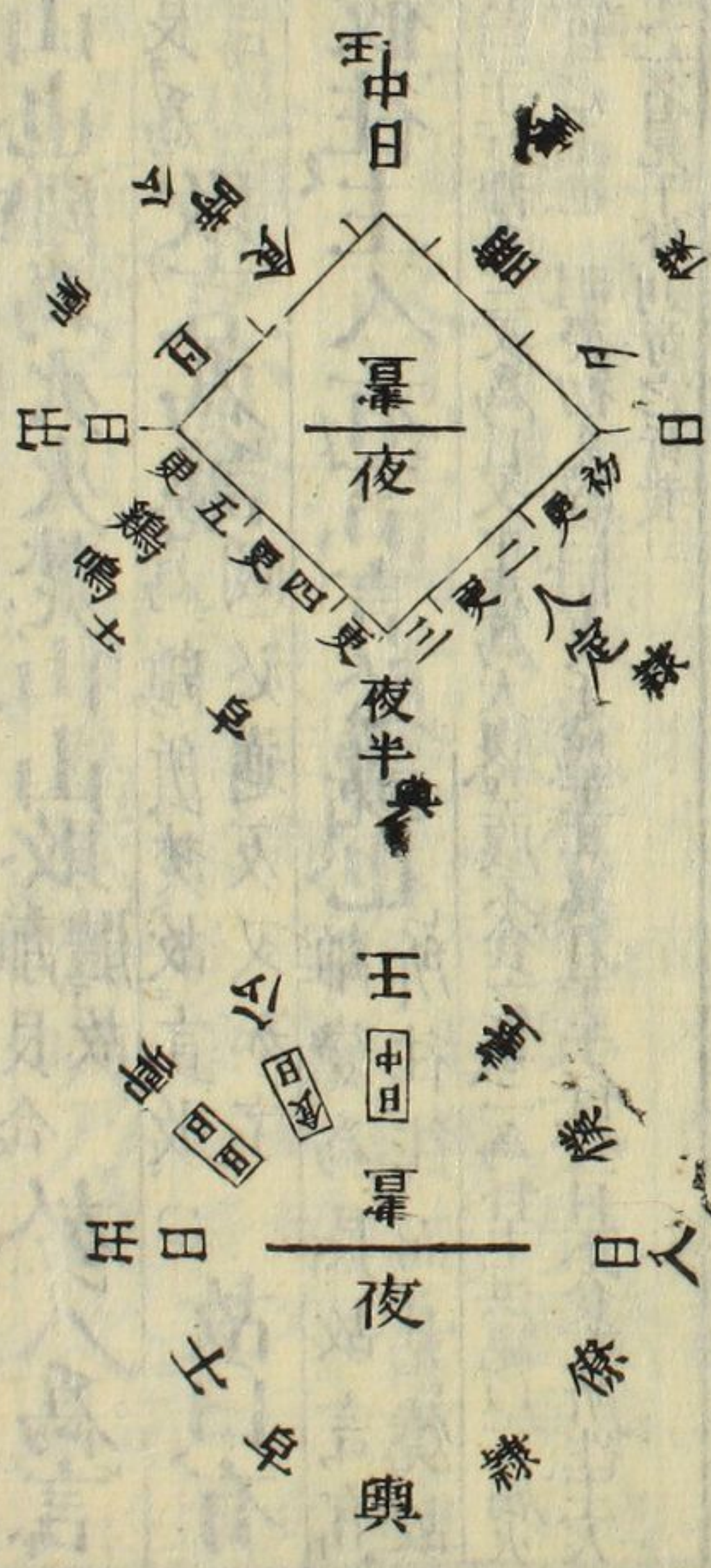
楚丘卜名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秦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傷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賾為臺隅中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當食日為二位公且日為三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融朗也離在地下日在地中。日明而未融日明未。故曰為子祀。荆叔卿也。融故曰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豹為卿。

上其中食日為二且日為三其實三時之外其名未可知也。黃昏晡時見淮南子日賾當未出孔氏書傳人定雖出素問其書屬托不可據。鷓鴣當黃亦無據。但當日中當王食日當公且日當卿及僕臺配晝五時十車輿隸僚配夜五時以後世所謂黃昏等名尤之則誤矣。今因又作圖并存舊圖如左。

杜說舊圖



中井說新圖



新圖

惠棟曰服虔曰融高也謂日高也。履軒曰明而未融正是朝時之光景矣。如注平旦在日出之前則何明有。罔龍洲曰平日為卿位今筮穆子而當卿又本卿故為奉其祀。又曰說卦云離為日。為雉是為鳥也。日高初九以陽居陽。明也。賾物也。鳥微細。四為應是居得正也。賾物也。高明而謙。物應之君子之家。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

增註

校本

王專

卷二十一

十五

日光不足之象賈物徐氏云日之動象
為賤物故為當鳥鳥出奔說卦云成言
之為物飛行故曰于平良何氏解明夷
飛
陸察曰劉用熙曰離變良獨一陽在中
為火二字於上下文三象鳥身初二四
不通貫疑衍文也 五象鳥翼鳥翼皆
離曰離於象為火是偶畫此多奇畫
良於象為山離為火又居地下之位是
而變良是火焚山而鳥翼之傷合而不
山敗也若良於人則開下垂于地者君
為言良既為離所敗于即初九也陽為
則敗言為讒也火焚君子衰良為徑路故曰于行離為二爻為日又中虛為大腹空腹不食之象二為卦主洪範以言厲火
山於義無所用特取離有言象有所往就卦之主也 明夷初爻辭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所往主人
其敗之義以起敗言有言此筆奇中至牛之名見于卦則奇之奇者
之意耳中并云離為火語重複不成文理恐當作離為良此說似可從但以風為水夫為澤例視之宜作火為山 息軒曰
上文離火也良山也下覆說之離為良說卦名火焚山說卦象註著注時其文如此故云離以合體故如今本傳注皆不可
通履軒得之 又曰離變為良良止也求見有所往之象此取主人有言其有所往上文既釋之曰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
行是也此欲言往而有言故舉其全文非取象變爻也且以變為往何卦不可言往註非也
焦循曰易以坤為牛不以離為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離相耦者坤也即牛也杜不明易故

翼於日為未融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
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日
故曰三日不食 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良
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良合
於人為言
良為 敗言為讒 為離所焚故言敗 故曰有
彼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離變為良故言有
所往往而見燒故

謬說存參

履軒曰以離有牛象
故知名為牛而已是
句不拘牝牡亦不論
吉凶
息軒曰此垂翼分纒
垂言其下翼言其狹
所飛下狹即不能行
廣遠之象杜云翼垂
下非傳意也 履軒
曰吾子句專繳上文
當且為祀之語也非
謂非正卿不足盡夫
且日為卿豈有正亞
之別哉

增註

傳云今河南尉氏
縣有菟氏城 疏
公女嫁於天子諸
卿皆行公不自送
昏禮父母送女不
下堂今晉侯送女
校本

主人有言言而 純離為牛 易離下離上離畜
見敗故必讒言 此牛吉故言純離

為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
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

飛不翔 謙道冲退故 垂不峻 翼不廣 峻高也
故不能 飛不遠翔 翼垂下

故曰其為子後乎 不遠翔故 吾子亞
廣遠 知不遠去

卿也抑少不終 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
蓋引而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貳心

以屈生為莫敖 建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

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汜
氏皆鄭地 過古禾反勞力報反 晉侯送女

後皆同汜徐扶嚴反菟大胡反

左傳 卷二十一 十六

陸祭曰此注為鄭伯是敬楚也故注兼勞子湯屈生發也鄭而豆陸云此與上注相屬今斷向說非也此注當在此蓋傳寫誤

息軒曰禮中亦有進退周施升降拜起之度杜注何為不知禮耳趙坦曰據此傳按此怪其言也見及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似昭公在作國家馮云政令當時有知禮之名

守國得民三項政令為主前八句說國次三句說失民以不知不圖不恤

息軒曰私恤也言但為界畫知利他人之難而不公如民然求食於知已有可恤念之事他群臣思慮無在顧炎武曰民生於公者程公說云古三而君食之今昭公者君養民民食於

于邢丘于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畏敬公如晉往位而自郊勞至于贈賄

亦善於禮乎對曰曾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

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

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女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

虐小國謂伐焉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三家也言魯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君與民無異

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

本末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屑屑焉為儀以

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管韓宣

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河南城阜縣東有大索城○索悉洛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皆事

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他者言良為三家三家不知有君潘所有也杜注巧於未曰昭公三十五年句法而粗於分應子家子曰政息之出附注思莫字是其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所其所以止也遠正所謂民食於他也於論禮也

蘭園曰下文思莫二句皆言民則實蒙此句民字杜為君民食於他則下句竟不屬息軒曰其所躬所處也躬所處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魯侯不恤之是不知禮之本末所在也又曰說又屑動作切切也徐云屑履動作也

也侗菴曰叔侯論戒之母遭其辱禮能就其本而辨明之不拘拘於儀文君子所以取之諷晉侯失政在言外見不為自始至終無不可不可以此為君子稱復行之事

增註

校本

三事

卷二十一

十一

叔侯之本音則非是從不曲從也按不曲從以失吾可象
 杜似未免少差
 伊藤鳳山曰道言也之儀不過恭以失訓導則違以下四之
 字皆指句中之文猶也奉不失之也
 先王度二國也存參

毛晉云楚子亦姑為大言以自快耳
 蘭園曰一說云為閣未有必然之慮也
 為司宮謂徒賤非故啓疆之對半似
 真刑足加官刑也詠嘲
 惠棟曰說文珪古文圭聲兼用獨言圭
 圭傳遂曰杜意謂者據公侯伯言之

主國設酒食以享賓周禮典瑞云公執
 賓則執璋以行禮故桓圭侯信圭伯躬注享饗也破享獻之圭子殺聲勇蒲璧
 享為早食之享今按以朝于王諸侯相朝聘之禮執圭以授見亦知之又云琢
 主國之君乃行享禮圭璋璧琮以類聘

可復從而不失儀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
 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度
 之以二國度音楚之勢而行雖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
 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
 以韓起為閣刑加官以羊舌肸為司宮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
 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頰有璋享饗也頰見

獻國之所有類見也享三饗二食二宴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類主國酒食以
 之君也而杜與之相饗實執璋以行戾正義以此下文設禮聘義云酒清人
 机而不倚將盈而不渴而不敢飲也肉獻者饗實之事故以乾人飢而不敢食
 杜為正愚謂聘而獻也禮聘實始入館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宰夫朝服設飧飪
 得賂之小人公六一牢在西鼎九羞幣鄭注甚詳正享獻鼎三註羞鼎陪鼎
 之事况下文聞述職也又云君使卿歸巡巧二句豈可即以饗餼五牢飪一牢
 享賓事實之耶又爵鼎九設于西階前盈机設亦合朝聘禮陪鼎當內廉註陪
 而言此即鄉黨所記鼎三牲腫脚腫臄享禮有容色之享耳也陪之庶羞加也
 履軒曰夕食曰飧朝聘以下四句是是又輕於宴者注熟賓禮宴有以下六
 食非息軒曰晉破句是主禮國家敗楚於城濮遂輕楚不換頭法承上轉下

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顧他甲小有述職
 及又他彫及見賢遍反為于偽反諸侯適天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言務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
 所無去聲殮有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入
 有郊勞實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
 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
 道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
 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邲在成十六年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七

備故敗於邲上言荀自城濮之役來自
有其備何故不可故邲之役來附注陸
此主備言之言邲之陸於楚也與備事
敗端起於城濮杜云晉為陸同禮亦禮
兵過始於城濮失之於楚也誰猶云何
蘭園曰禮陸皆以事也臣曰可以我
晉待楚言下文云是言之可謂盡矣二
以楚非能報而求親而字訓則與上文
焉上句應不夫備下召諸侯而來同不
句應禮陸二句陸云然奈何四字急辭
陸陸於楚也良是杜截住下用急辭承
以為晉君臣和也誤此篇三段是以聖
矣傳謂杜以禮言敵王至君亦圖之論
國而以陸言本國於理不可耻晉軍
文初今推杜意加禮君至不然奈何論
亦以本國言非言敵情不可耻韓起之
國以二句相拘非之下至葭不濟論勢
則不當又曰楚王不可耻
欲辱晉以得志而啓疆欲為之備故云
備之若何言為之備王以為如何也誰

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
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
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
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禦至禦羣也○禦
郎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
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
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
子與荀偃之子○行戶郎反鞅於文反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駘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躒他歷

其重此言備為重也二年傳謹須如齊
下文君亦圖之與此逆少差是任使也
相應杜云言何以為劉云叔禽等亦韓
備言怨重屬迂謬起之族
倘菴曰誰其重此言天下誰人事有重
乎此者備之極難也杜解為怨重頗不
切又曰臣曰可矣言以臣所見則晉
之事君可謂可矣世儒或解為晉之於
楚雖云稱臣可也極伯華名赤時虎已
言其恭順恐迂蘭死其族尚在故不
爾曰其期之之辭猶云四人而云四族
如易其亡詩其兩之通篇大旨只在有
其言君其宜有備而備就備字倍一禮
可苟無備如晉何蓋字聖王一段先論
承上而以起下宋云禮之重城濮一段
切料君必有備矣若論備之要而所謂
其無備奈何處之似備者有其人也未
必不然陸察曰劉良繁出無備
炫以為叔禽等亦韓釋文遺唯季友附
起之族今案下文云注夷佳反餘也

力狄反又力各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
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林皆韓起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
四族疆家也四族錫鞮伯華叔向叔魚叔晉
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
下以下○國息良反叔輔韓須楊石子食我
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輔韓須楊石子食我
也○國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舌四家共一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
故但言疆家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奮其武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七

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

舒帥之舒帥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

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

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王

欲救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

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及鄭罕虎如齊聚於

子尾氏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

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夏莒牟夷以

罪之義非是

皆大家也三人若是

廢子不得稱家又云

輔韓須揚石而不及

叔會等其非輔起之

子明矣

蘭園曰啓疆蒼云可

軍敗使群臣為敵

又云若其人耻之

之俘此猶以物贈

可也終而云何不可

言其可也與

之有蓋委曲周匝其

首言可字相應

言至此反言以見甚

不可

伺巷曰啓疆將諫必

拜跪屈伏而後敢言

故王云此不殺之過

大夫勿以屈伏為

辱當反坐自安也成

十七年晉厲公使

解於萊書中行偃曰

大夫無辱其復職

位言勿以為晉甲所

劫執為辱也定二

年唐侯謂竊馬者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襄世年申無字曰

無辱言勿以自拘於

善人國之主也又

所不知絕句多知

如字

憤人而執之也

憤怠慢於霸討也

汪氏云歷三時乃

得歸畫至危之

敵未陳曰敗某師

陽本或作揚石經作

陽與襄四年傳合令

從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

司敗為辱也皆可以曰民之主故用之

為說或以無辱為無者亦民之主

罪之義非是

車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

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昔人愬于晉愬魯受晉侯

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

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

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

來討車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陳君臣異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

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蓬射以繁陽之

師會於夏洊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

夜及又食亦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

司敗為辱也皆可以曰民之主故用之

為說或以無辱為無者亦民之主

罪之義非是

車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昔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

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林法忽遽不設戰守之備

息軒曰尚庶幾也克傳請行而期焉皆能也
同朱申行字絕句
使臣則滋長敵邑休與七年傳曰余向意而敵邑忘其死故言繁尚克嘉之同不日而亡也或解為忘死忘死亡之禍

好逆使臣則敵邑愈也息一作殆一說益休意而忘其死意馮滿也
不差而失語氣清朱
彬曰滋益也好逆使臣滋敵邑為句休意釋文難乃且反分而忘其死為句言發語如字難易猶言若好逆使臣而滋益緩急也
吳國君臣將解于位按知備即知所備而亡其憂恤故亡無也
自也此解好其不可從息軒曰息止也言楚師不得速歸
陸象曰難易有備猶城濮楚得吉上而言緩急有備其難讀敗然其報效乃在如子正義云言知楚師戰得勝可見其為患難則吳易有防否不常今吳上此備也謬矣
又曰其庸者不敢必楚之意知師戰之然之辭傳十五年傳報城濮非為目前日置其庸可冀乎今得失也

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也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犒勞也楚人執之將以豐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

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

之備尚克知之音吳令龜如此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

休息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

豐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豐軍鼓

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言龜卜豈一臧一否其誰

能禦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

矣言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

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增註
校本
左傳卷二十一

蹶申此行也其庸有報楚之志為將待後舉若師之報城濮者然

賈名海屋曰禮也二字蓋因後年有二禮也之字誤衍且水義引此傳亦無二字存參

字鼎曰益姑蓋與射文公卒平人俞登姑同當時人名多不立可知其義者此名亦然

昭六年

南懷汝清吳不可入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

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

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

遠啓疆待命于粵婁禮也養有備音于

反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葬秦景

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

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黜戶他反如字 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音皮冬叔弓如楚齊

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大夫如秦葬景公禮

也合先王士用大夫送葬之禮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諫遺也○曰始吾

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今則已矣

已止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釋婢亦反下同猶不

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糾之以政糾舉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秦養制為祿

禮也者一示古制二示書他國之乖

陸榮曰虞猶我無爾必須會三示奉虞之虞言虞慮而敬使非卿不書於經

禮之也 息軒曰虞二十九年晉鑄刑書也 惠棟曰李前書故知此亦鑄於

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也 爭心謂民然後乃斷其罪不為執書與上爭罪也 一成之刑者於鼎也 法既豫定民皆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蓋上聞之以義則其福此為一截民知
下莫敢犯義科之以至篇末為二截
政則下莫敢不從政上言行事此言用
行之以禮則下莫敢心以行謂行等得
不由禮守之以信則福行惡得禍也臨
下莫敢失信奉之以謂位居其上俯臨
仁則孝弟慈惠之風其下也謂其所施
起焉上行則下效必為臨撫其事臨平
然之理也况制為祿常也況當事也喪
位以勸其從乎實說服四制門外之治
直為使民閑糾行守義斷恩今法已定
非也杜解奉為養於則民知士之人不
義為短糾之為舉亦敢越法以罪也又
非適訓陸規杜以督不能曲法以施恩
正訓亦誤恩意訓正則權柄移於法也
為不廢壞之意故法有限罪無窮民
誨以下七句並承懼之所犯不必與法
其末也作逸步語上同自然有危疑之
文所謂五者就上行理
專言其率下此則又

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
及下同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忠從得之以行從
也。○行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以臨之
以敬施之於泄之以彊事為泄斷之以剛義斷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
巧偽為治弗可為矣為治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夏商之亂者禹湯之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就其心地言其諄諄誨化下而逐句項上文意誨之以忠不徒以言辭誨也律之以行不徒以教令之末也教之以慈躬行
勉力先也使之以和和悅其心以使之也蓋誨以忠然後義可得而閑雀以行然後政可得而糾教以慈然後禮可得而
行信可得而守使以和然後仁可得而奉臨之以敬先誨後教使宜不可不敬也泄之以彊項上文制為祿位二句其勸從
故必不可不彊以泄之也斷之以剛項上文嚴斷刑罰一句其威溢故不可不剛以斷之也從猶動也發猶勉力也從猶臨
也斷夫斷也杜解至聲懼也發時所急也施之於事為泄義斷恩非是
又曰梁萬方不字對卿大夫之官言則五等諸侯也以猶求者乃先王求之也杜注云公王字似誤惠棟云公王實作
公侯元粹案阮元云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失之
惠棟曰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
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呂氏春秋孝行覽至尚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
康誥云殷罰有倫蓋自祖甲以後刑始頗矣又曰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景重作之定為成科亦若
祖甲一作湯刑也息軒曰刑以輔政雖聖王明主亦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為士師者不得率意用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
有服章堯典是其證也然古之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比據成法以斷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
有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向毀之非謂聖王無刑書也

叔世勝於季世
世不能作辟作律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

息軒曰田有封洫復文是制參辟也勸
井田之法乃子產新於亂是鑄刑書也
政之最善者故傳管本是一事儀式刑
具善而美之今叔向三者皆法也以德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二三

與誘政刑書並舉而為儀式法者是文非之蓋未達其義耳王之德也由其以

陸祭曰二注皆於經功今鑄鼎示民則文不順德今詩作典民知爭罪之本在鄭箋云儀則式象法刑書矣刑書無違

行文王之常道又云禮之罪民必棄禮儀法文王之事則天而不用林註細微

下咸信而順之其說之事將及爭辨以是也襄十二年傳引求僖倖若知也誠

此詩杜解云文王善如吾子之言也用法亦誤息軒曰文王之德今詩德

德今詩作典者仲尼作典襄十三年亦正之也凡左氏中所引此詩我將篇

引與今詩異者皆放又曰大雅文王篇此顧炎武曰豐者救世對上兩世子

繁多之意易曰豐多周礼李春出火李故方也曰乱獄滋

豐本周官訝士四方藏也林註藏爭罪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之法前段多爭辟

刑書制參辟謂用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

日有安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

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

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

微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

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法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

言復報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

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士文伯曰火是鄭

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

也同氣相求火未出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

也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有加籩邊豆之數

齊召南曰漢書五行亂獄滋豐者蓋志引此作火而象之多之意易曰豐多蓋古人如而通用也故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

於詠不敢求貺貺賜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韓宣

子曰寡君以為驪也致驪對曰寡君猶未

敢未取當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

志又引劉歆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與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不書於經不告魯也臧琳曰志所引說乃西漢說左氏者言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即本西漢舊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兩漢義乖其說非是

討下漆弘矣二字

履軒曰無乃戾也言觀弘矣見二年

若取當此加禮恐以魯侯爵禮當七獻

成五之罪也非不堪今但言有加未必為罪

息軒曰言魯侯未當君猶未當謙耳

加豆之禮也多於常謙賤官也成十六禮謂之加非謂季孫年嬰齊魯之常謙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四

之豆多於魯侯也敢也

本或作者非也 蘭

園曰固請可絕

息軒曰好貨謂酬幣

有幣之屬

元粹案宋寺人柳一段已出襄二十六年

說見前

履軒曰夫者賤之也

猶言匹夫役夫也

侗菴曰女夫指其人

而輕下之辭猶彼

哉夫人之類二十九

年傳婦人尤尹固曰

女夫也絕句賤之也 祗義五字句 女夫猶言此夫也 夫方于反 猶呼役夫之夫

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夫子佐

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

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命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

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

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女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詩曰

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

俾使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

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鄭地過如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于皮

如上卿楚卿以馬六匹見于產以馬四匹見

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

附注樵在遙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惠棟曰鄭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又云私面私觀也

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宗子為城宗人當義略同或解為匹夫固之母使之傾壞

役夫之義恐整 蘭傾壞則汝獨矣汝園曰宜十五年傳先既獨則有畏懼

教曰聞敵強而退非板篇 夫也又二年于南夫也凡稱夫者言丈夫也字云反言以調之

是也林注夫賤丈夫也誤矣元粹案安井

從中井說今從之 息軒曰言若俾城壞

必有可畏也 林注鄭伯固請見之不必強為分折孔

蘭園曰請字句存 疏非矣

不入田不犯也不樵樹不采蔬蔬種也不抽屋不

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廢君子則廢黜不

得居僕小人則退舍不為暴主不恩恩患

也○恩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三卿宰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

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

我衷辟邪也衷正也○○音忠若何效辟詩曰

爾之教矣民晉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

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

人為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

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

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

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

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

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

地獲宮廐尹弃疾關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

而殺之歸罪於遠洩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

敗也弔為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

逆來者之禮○古害反晉侯詐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

惠棟曰鄭康成曰恩猶辱也杜訓為惠从小尔正

不伐樹以為樵不采所種之菜果服云抽裂也不毀裂所舍之屋也

角弓篇

息軒曰寧願辭

附注說文作徐鄰楚曰鄰臨淮徐地徐鏞云楚是其名鄰是所食之地蓋傳文別有作此鄰字乾吉寒切

正義上注不告故不書而言弔敗者本自敗不告而得弔敗為聘聞敗因弔之故者本自為聘聞敗曰且也息軒曰不因弔之故言且也告則不書經例耳楚王句或作王正董雖不告敗魯實聞知遇王肅本同士鞅之不密不朝事大國父名句不應取其之禮固宜然也既已父同姓名人以為弔之傳亦不得不從今本誤也句或而書之非例所關也作弔與正字似故且者事上添事之辭士文伯名或有作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六年

此常聘兼弔故言且耳不必如楚始聞數

然後言且也案按本引釋文為士

元規云古人質口不正之誤

言之耳何妨為介息軒云古人避諱不

馮李驊亦不從釋文息軒曰齊侯伐

者言所為未嘗有可者也龍洲曰賄

公遠行應齊或來侵故遣使也蓋公

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如後世其臨文不諱君前不諱公事無私諱相示公事若才當其任未必避私諱

使事固無所妨也其作王政者疑後人取近似字易之以成避諱之說耳此說洵是

燕將納簡公而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此亦諸侯納之曰入之二證未嘗可

好賄林注欲作大事而不以誠實之道守之

無異事故不重三月公如楚楚叔孫婁如齊泣

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婁齊夏四月甲

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

盟于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

宿卒十有一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

之反從求平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敝器瑤壺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魯而

動可也魯齊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

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齊侯賂

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闢天下大故燕

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

元粹案據經為魯與齊平是也據傳

下文有齊燕平之月之語則不得不為

燕與齊平是明明經傳異者多煩曲說

哉履軒曰為王旌謂晉擬楚王之旌

也不宜據周家制作

解馬宗璉曰禮經周禮司常鄭注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宜其能封汝也。沈彤曰：盜所隱器，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侗菴曰：注與傳以參差不合，故人多疑。愚謂：盜所隱器，明指其人言，其人為盜賊所隱，器之處，注欲顯其與盜同罪，故止狀其意耳。息軒曰：盜所隱器者，謂盜所所藏賊器之故，杜云：隱盜所得器，傳注不誤，沈自誤解耳。

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

紂為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林注：萃，淵藪。言如集淵藪一說。萃乃率訛，主率連讀十字句。

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因音扶，又方于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純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息軒曰：盜有寵，謂他盜當意者。杜云：盜有落之，不覺似無寵。王自謂，察存參。祭而言祭之為落，王念孫曰：注謂宮室者，落以酒澆落之始成祭之為落，正義也。蓋祭中雷之神，謂祭中雷之神皆於以安之，此與衛侯禮無據。雜記注明言為禮與今名人始不覺者，不神之則不食，今時橋梁新成。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也。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祭明矣，止義又謂落使老人始過，以是酒澆落之。元與傳義不。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外焉是其明證矣。官至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音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為證。哀十七年傳曰：衛侯為危懼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下傳又曰：楚子享公子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為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之同。小雅斯干箋曰：宜王於是祭宮廟，寢既成而饗之，歛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饗明是一事。釋文訓落為始是也。或以為祭，或以為饗，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為始而誤以為澆落之義也。馬宗贍曰：鄭元曰：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邇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

阮元曰：淳熙本，蔡圖本日作曰：案正義云：日謂往日也。董遇注：日往日也。董遇本無日字。毛詁父六經無日字一說，我先正誤，以作日月之日。君三句，述告廟語，為說非也。息軒曰：乃抽叙法，不當連蜀之盟，衡父質楚及傳序二句，說恐非。宋逃歸，故今以此為矣。楚語臺成，願得辭，董遇本無日字，近諸侯與始，升焉皆

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盟

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離他彫反。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音恭。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鄭、及靈。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鄭、及靈。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九

是正義言期其恩寵賜幸啓彊請於魯侯以威靈以及楚國懼之以蜀之役而王引之曰寵靈之靈僅得以來而使長非威靈之謂也廣雅鬣之士相焉臣不曰靈福也言寵楚國知其美言受賜十而賜之以福也凡傳分已足矣君若以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下以伐魯怨之也之靈者靈皆謂福也

息軒曰靈廣約訓福倍九年其濟君之靈也及此寵靈連用皆言訓福其餘以君質音費之靈之類當訓寵其林註問成公所賜意稍別蓋蒙人之恩何不踐言

龍猶如得神靈之祐黃帝子縶祖好遠故謂人佑已為靈耳遊卒道後人以爲王引之曰下文曰行神周禮大駟駘寡者將承質幣而見犯註行山曰駘犯于蜀則行期當謂會之者封土為山象

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如楚臨康王喪

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

有大喪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也趾足寵靈

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既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復去聲質

音致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見音現公將往

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

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盟之期襄二十四年以昔多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櫜之而太喻無險難也詩取祗以較謂諸侯也天子用犬大夫用酒脯傳楚子使遠啟疆如技犯一作肥櫜一作櫜

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履軒曰行期會期也昔歲楚侵魯師于蜀魯請盟此據為故事不言伐而以會為辭故問行期云爾即是魯公赴會之期矣若見伐之期魯為得知之又非所當問 侗菴曰行期即下文承質幣而見于蜀之期請問其何時可往也改在伐之期曰行期者謙詞注直揭楚人意中事故解為魯見伐之期 元粹案諸說皆通而古賀說最平穩今从之 息軒曰必言見于蜀者言魯侯若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撤官叔讖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

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

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勞去聲孟僖

子為介不能相儀儀子仲孫纒及楚不能答

郊勞為下僖子病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

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受其凶惡○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蘭園曰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

襄二十八年傳周楚惡之注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矣傳云附注惡鳥路反是蓋因孔疏云惡之如見襄廿八年受其字或鳥路反非也故凶惡故畏忌之也陸有此說愚讀傳文按襄廿八年傳同

增註 校木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明為畏惡之惡無疑楚惡之 颯備一
杜言受其凶惡蓋原名豕韋黃析木燕
其惡之之故疏既悼卯大火宋辰壽星
陸亦未明杜意

息軒曰文伯意謂國衛子玄楊齊丑星
君有道賢者在位則紀異越也颯備初
日月之食不能為害日在危立春節在
唯其無道則亦足以營室雨水中終於
致禍故曰國無政不奎降婁初日在奎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驚蟄節在雙春分
月之災日月之災謂中終於胃此時夏
食自取謫謂取禍於二月故日在降婁
日月之災言日月之人君為政不善可
食本不致禍特以無以感動上天則自
道自取之耳又曰取禮責於日月之
言能勝此二者日月災按據此疏則無
之災不能為禍時晉政之無恐當作為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也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
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
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降戶江反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

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
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

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一曰
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

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
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謝息借子家臣○為去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餅汲者喻小知為人守

人猶知不以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謂孟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

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
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圃如字吾與

子挑魯國下縣東南有挑虛成及誰敢有之是得一成
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

與之萊柞萊柞二山○圃音來乃遷于挑謝

侯息政故以此戒之林注無政無善政
也不用善不用善

侗菴曰挈瓶汲水小人也按善謂器
器可提挈者挈瓶之按註文天子下當
知其知僅盈一小器有從君二字
猶云斗筲之人非謂趙策勸莊曰挈瓶
其知纔解提挈汲器之智不失守器
也

年耦俱無猜
猜疑也恨也信八

附注間音間廁之
間信世年文七年
皆有

辭以無山是故意
作難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七

三十一

趙坦曰注鬣鬣也欲吳楚之人少鬣故
先令魯侯十七年傳選長鬣者相禮也
使長鬣者二人潛伏魯連書曰楚子享
於舟御注長鬣多鬣魯侯於章華之臺
鬣與吳人異形狀詐與大曲之弓說
為楚人坦索杜意謂文作儼從人巛聲
楚人多鬣鬣兩處注引此傳二長壯儼
義同是處正義則曰儼也楚語使富都
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那鬣鬣焉而使長
長鬣者相禮也此孔鬣之士相焉
疏之誤
林註謹慎保此為
蘭園曰朱甲云庶幾國之室矣此作二
可以謹守此寶以寶句讀朱申云庶幾
為即大屈也林云謹可以謹守此室矣
慎保守此國之寶也此作一句讀
林說是宋說誤案上文云君其備禦三
鄰蓋魯備禦三鄰則不得不慎守其國
也慎守其國則國可安故慎守國之所
以為寶也婉辭以畏之也若為慎守此寶則全然無味畏之之意淺原其說為啓疆使公悟楚王悔予之而公亦知之遷之
則啓疆之言非直畏公而所謂畏公長者非畏二鄰而恐違楚王意也息軒曰並普通

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新臺
章華也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於魯侯好以
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
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
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
君其備禦二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反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
所以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

案熊獸名陸德明誤
從作能之俗本諸家
多仍其誤正義有說
波家瓊語云晉平
自精意臧琳王引之
八夢見亦能闕屏
博引廣證更辨作能
惡之而有疾按述
之非文長不錄詳見
異記云在水曰能
字經義雜記釋義述
在陸曰熊能即熊
之所化者夏家
郊祭天而以縣配
是

晉所望祀山川有加而無夢黃熊入於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
龍也鯀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奴來反三足
龍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知為龍也說
文云熊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縣周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
羣神韓子祀夏郊禮晉侯有間間差也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
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曰曰

其子豐施不敢有
案注擔舊本作擔阮
元云釋文亦作擔宋其事告於晉君故
本作擔毛詁父六經敢私以其田納諸
正誤云擔作擔誤當帶了是子產婉言
作擔案毛詁父云誤曲說也
非也依說文當作擔
古書多假擔為之擔
俗字

縱使汝為執政
為可不歸此田也
孔安國云不諒謂
言不必小信也疏
貞正也諒信也段
受晉邑卒而歸之
正也知言欲之
而言畏懼後禍是

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
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
宜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荷擔也○荷河可反○施將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
獲戾恐後代宜子者將以鄭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講傳言子產宜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宇鼎曰以州田賜樂
大心而韓自取原縣
也

不信也

劉炫曰段既豐氏注
豐氏黨當作駟氏
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黨傳寫之誤疏
案中并增焉為李驪
皆从之

註心下一有也宗
諸本走字句驚而
走也走下又添走
觀 明月字新
豐氏黨當作駟氏
伯有作乱而死不
應立其後祀今立
良止民必怪之為
伯有之身無義立
後而圖謀自解說
於民也子孔良霄
俱被誅戮今并立
二人言若國家自
以大義存誅絕之
後不為妖鬼立良
止也反言從政

增註

校本

侯以與宜子宜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
州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鄭
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
往襄三十年鄭殺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
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駟
助子誓殺伯有壬子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子六年三月三日
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
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懼齊燕平之月此年壬寅公孫段率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
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三

侗菴曰以扶鬼立立不有實是之義心之
在才後叔深民惑子以順民心也人之
孔不義與伯有同今生也始變化為形
以人義並立二子後附形之靈為魄謂
足以解說民心從政耳目手足運動啼
以下又就二子詳論呼也既生魄魄內
事理蓋以正道論則有氣附氣之神為
二子胥有大罪不必魂謂精神知識也
立後今立伯有後令魄前魂後二者雖
鬼有所歸民不其俱是靈魄識少魂
為厲立子孔後令知識多魄白也明白
以大義存罪人後民為名魂也也若動
不至於迷溺彼此謂為義物謂奉養衣
適以順民心是為政食之類居高官任
之權也從政有所及權勢奉養厚用物
之以取媚也十字一精而多則魂魄強
句一氣讀林注於反也或云物精之精
之下句絕非是不信杜無註蓋精粗之
諸儒皆解為民不信精與精爽取精之
少差當解為不足取精異物精連說物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
復立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
洩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
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下同又
始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
當及道以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
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
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

信於民下民不從方之精美者林註分
歸趣民上蘭園曰為權勢精爽下有
下文云魂魄猶能馮用物取精二語則
依於人形豈能馮人此似可據蓋精乃
乎非魄之即形固彰勢氣積為精爽者
矣凡人之生也始變物謂奉養權勢其
化而成形形之所以任權勢弘故致精
靈為魄若視聽運動來多精爽生時神
之類是也魄魄已生明死後也疏精者
魄屬陰其中自有陽神之未著爽者明
氣如精神知識之類之未融任權勢用
是也杜解故云魄形物多則養此精爽
也陽神氣也明魄之至於神明也按最
即不出始化之形而爾國一句是該也
神氣之即魂非解魄言鄭雖最尔小哉
以為形也辨誤駁之然亦是建國也看
由未得杜意 侗菴讀連下句為該非
曰權勢斷不可曰物也取精林註其致
注不妄但從疏以為精爽則甚衆多益
奉養之物則衣服飲食移氣故魂強養

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
謂匹夫匹婦賤身國其丈及下同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做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鄭雖無腆腆厚也○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
抑諺曰叢爾國叢小貌○叢在叢及而三世執其政
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
所馮厚矣良霄魂魄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宜乎傳言子產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
以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
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齊師還自燕
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四

昭七年

食其強魂魄有限當移體故強也

兼通指所賦使之僕

緣所應接之士大夫方盡傳遜駁陸祭

自是而自為說猶墨守杜注非也

履軒曰馮依於人之人謂他人不謂貴

賤元粹案息軒云雖最爾小乎亦猶

為國此與秦說同可從論衡及文選魏

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最

爾小國梁履繩云小字後人所加是也

臧庸以有小字為是大誤履軒曰所

馮厚矣少馮猶據也謂其富厚權勢與

上文馮依之馮異陸祭曰相向以奢

傳所不言於辭為衍且此亦何煩訓釋

履軒曰是不須解

注相向相困蛇足晉鄭皆謂下大夫

闕園曰下文云故馮為驥大夫吳語以

師氏與子皮氏有惡千人長為驥大夫

若唯飲酒無度何至朝本亞大夫今從

相惡故知其以奢相下大夫是降一等

向杜解不可少存參柳注襄廿六年曾

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魍雅子罕朔奔晉韓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明可也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

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

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為子于偽及秋八月衛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也賤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

地戚故諸侯貳詩曰鵠鳴在原兄弟急難詩

雅鵠鳴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

救於急難不可自舍難如字又乃且反又

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戚畏也言有死喪兄

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

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

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

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衛齊惡告喪

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余敢忘

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

履軒曰急當作活字六十以與林父

急之也存參

履軒曰命加之服也如後世贈位階也

非加哀策而已傳特摘其辭耳其命辭

止於此王引之曰大雅文王集傳引

或說曰陟格當為陟降案恪讀為格爾

雅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

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

自有複語耳格與格古字通論語為政

篇有耻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

格後漢書班固傳用討董頡黎黎之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一

罕朔殺罕魍雅子罕朔奔晉韓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明可也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

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

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為子于偽及秋八月衛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也賤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

地戚故諸侯貳詩曰鵠鳴在原兄弟急難詩

雅鵠鳴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

救於急難不可自舍難如字又乃且反又

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戚畏也言有死喪兄

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

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

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

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衛齊惡告喪

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余敢忘

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

左傳 卷三十一

年，臧琳曰釋文云德叙哀載之策將孟僖子病不能禮本蒸賜其家以告板或作病不能相禮據周本紀高圍公劉此知傳文本無相字，玄孫之孫高圍生故注云不能相儀登亞圍大王之祖也郊勞云云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或云將有之將可無注矣且下云苟能疑或近今等字之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誤，馮氏曰將有與能禮相對唐時本達者與必有達人已行陸氏不從是也，相呼應此蓋不知傳遜曰以聖人為而解之者，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五當作四，何云滅於宋乎，王按商頌孔疏引服引之曰聖人謂弗父度曰當有宋國而何正考父也下文其讓與第厲公，祖弗父何云云及正一說有宋猶有殷考父云云此言其祖有周之有按家語之有明德而為聖人作始有國而授厲也故下文遂曰聖人公

高圍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登郊乃講學之也，講音，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十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偃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僂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鬻中為，鬻鬻，鬻之六反，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官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鬻音燭，說音悅，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獨者曰僂，俾者曰其後必有達人，此言鬻鬻是其別將弗父之讓考父之共，糜向口故曰以餬其德為聖人而不當余口，猶今人以粥世其後必有達人也，向昂，結令相者謂注誤以聖人為商湯之餬，昂按餬口謂湯有天下不得謂不食粥也，秋義餬口當世於是下注又加寄食也非，口叶孔之後二字，牽就其說，五反，牆牆下也，疏而不知其終不可通，此時仲尼未往不也以弗父考父為聖得稱為夫子，亦丘人者聖為明德之通明之失，按此說拘稱不專指大聖，履附注聖人謂正考軒曰上三命謂三來父指考父為聖人受命也與下三命指已不倫，且聖人上卿者不同，茲滋同而有明德亦不成益也，魏禧曰餬於語故杜添之後二，是二句此只元鼎意，字解之又按上文與上文無涉，然隨分聖人滅宋二句疑自足不敢求多正與是注文本或在不在

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僂力主反，○偃紆羽反，○循牆而走，○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僂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鬻中為，○鬻鬻，○鬻之六反，○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官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鬻音燭，○說音悅，○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昭七年

以疑其當立也正義者行以驚行鼎曰
斷不長為句得之 弱行即弱足也不
案按本亦作弱行今必改能林注嘉之
訂正 侗菴曰弱行庶幾善於元也
行之弱與其君弱植震為足為侯為世
語意近言其般散纒奮初又亦為足又
能行所謂跛能履者與四應是為元亨
比之至不能行者則初爻變則失足矣
尚為彼善乎此 案侯不能出簣又無
此說亦頗明瞭錄以應爻是為弱足居
備參考
履軒曰不列於宗謂之列也
不與於宗族之齒列 按初上屯象辭曰
也 息軒曰跛則利 利建侯次下屯初
容不入祭和質交將 及辭亦曰利建侯
不得在兄弟之列也
履軒曰長子繼父
是順之至不得著建
字今卦曰建侯必是
非長子也長子宜嗣

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菴遇屯三三震下坎又
曰余尚立繫向克嘉之嘉善遇屯三三之比
三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以示史朝史朝曰元
亨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
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
元○長丁丈反下同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
長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足跛非全人不
可列為宗主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上
上嗣得吉則當 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子
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有建侯之文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茲襲於夢武王

者故稱嗣建有待設社不見古文大誓
立之義因生解也 故引外傳
惠軒曰孔成子筮立 補正屯初九爻辭
繫遇屯之比是初九 繫桓利居貞魏明
變下卦震為坤矣震帝之徵管寧曰繫
足也變為坤純陰 桓利居自昔以居
其象為弱又取爻辭 字為句也
利居而占之故曰弱 遇屯之比初九利
足者居居猶處也處 居貞利建侯史朝
不往也不可以仕君 以居為孟繫之利
况以為君子 以建為元之利

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
武王 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侯主社稷臨祭
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
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十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八

阮元曰：葉抄本及作文是也。

陸祭曰：殆蕩亥反。

○觀於、觀、亂反。又如字。陸祭曰：如字是。○注叔孫、姑、姑救夏反。

陸祭曰：姑，徐邈讀曰釋。公羊傳作叔孫。舍古字釋與舍通。徐音近之。又案漢書：姑，先音而遮反。疑此姑字音亦當如之。而舍則音捨，舍婚聲亦相近也。

昭經四年為齊于偽傳有難乃且反及下驩喚端虞

度待洛侈昌氏反及尺氏反逞勅景反所相息亮反不殆直改

反初患殺申志反及今本弑何鄉本又作嚮四嶽音代岱音代

本以亨許庚反其疆居良反以喪息浪反衛邢刑紂

反直九以隕于敬反許楚使所吏反叔向許丈反將焉於度反

同偪彼力反可禦魚目反謂夏戶雅反西陸朝

如字覲徒歷反在昴音卯蟻蟲直立反奎星苦圭反互

反寒戶故反以道音導和黍巨音玄冥亡丁反挑弧音胡以釀如羊

反凶邪似嗟反喪浴音欲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祭非

九音輿人音餘風壯側亮反也徧音通無愆起度反淒風七西

增註

七

釋文

七

霖雨

音林

震霆

音亭又音挺又音亭佞反

無苗

音炎下同

癘疾

字林作處

而殺

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

幽風

彼貧反

鑿

沖

直忠反

凌陰

陵一音

其蚤

音早

夏啓

戶雅反

鈞臺

音均

陂

彼宜反

景亳

步各反

鞏縣

九勇反

盟津

音孟

岐陽

其宜

之蒐

所求反

艷官

芳弓反

召陵

上照反

公孫僑

其驕反

善

相

息亮反

言為

于偽反

為仍

而承反

有緡

亡巾反

為黎

力兮反

播於

徐云字或作幡敷袁反

焉用之

於虔反

斧鉞

音越

以徇

似俊反

崔杼

直呂反

楚共

恭音

輿櫬

初觀反

造於

七報反

所將

子匠

帥同

釋其縛

如字舊扶臥反

為許

于偽反

與爭

爭鬪之爭

去疾

起呂

潰散

戶對反

將帥

所類反

重發

直用反

罕

徐許但反

於涼

阮元曰葉抄本當作播非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作播文昭致證云舊作播今從宋本改案徐本自作啓盧云舊作播非也

音良徐

沈尹射

一音夜

於夏

戶雅反

汭

如銳反

宜咎

其九

反

啓疆

其良反又居良反

罷賴

徐甫反

娶於

七住反

天壓

一音於輒

反

而猥

本猥今

從者

才用反

志識

一音式

饋之

求位及餉也

見

賢遍反下接見同

子長

丁丈下同

為豎

上注反

取之

一音如字

鍾

許觀及今

使拘

音俱

萊書

音來

杜泄

本洩今

反

于个

古賀反

廂也

木又作箱

令空

力呈反

牛賂

音路

使惡

鳥路反

葬焉

於虔反

介卿

音界

注

同舊音佐

不便

婢面反

以媚

眉比真反

經

五年牟夷反

幕

亡博反

傅臧氏

子郎反

復以

扶又反

於殯

必刃反

反

僖闕

音宏

詛諸

側慮反

之衢

其俱反

拘地

直亦反

○傳五年思莫 思息吏反 音絮 陸祭曰一音是 ○遺守 遺唯李反 陸祭曰遺更佳反餘也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九

不以壽音授中目丁仲反殺適丁歷反析也星歷反死

語魚據反德行下孟反坤上苦門反艮下古恨反以餒罪奴

也反為輿音餘為僚力彫反晡時布吳反禹中遇俱反○

有應之應對謙下如字又避難乃且反○今有攸音由

牝牛類忍反舊子產相息亮反其使所吏反往見賢遍反

贈賄呼罪反女叔齊汝音焉知於虔反子家羈居宜反奸大

國音于取鄆音運無為于偽反屑屑先結反以亟紀力反以此

諷本亦作為介音界子大叔音泰焉能於虔反道之音導其

好呼報反吾仇音求為闢音昏則足音月又有璋音章享饗

皆許丈反鄭服君使所吏反述職述其所治國之功職也巡功

巡功守巡守手又反設机几音不倚於綺反陪鼎薄廻反

城濮音卜重之以騶直用反姻親音因知盈音智之將音子

輔櫟本又作躒苗賁皇扶云反而使所吏反注

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義邢帶二人韓氏族

百乘繩證反羊舌四族見注多知音智娶

於七住反自為于偽反驟見仕救反愬于悉路反愔徒卧反未

陳直觀反故重直用反於瑣素果反○今遽不其據鵠

岸五且反傳也中戀反犒師苦報反以釁許觀反余亟紀力反

使臣所吏反馮怒徐敷反脩完音丸以禦魚目反一否音方

萊山音來觀兵舊音皆讀爾雅者雩徐沉于反如

盧文招曰案陸氏於已見注者往往重述不避重複此見注不錄四字自是後人刪省如此

陸榮曰序五亂反

陸榮曰莊子核逆於馮氣釋文云馮音憤憤滿也與此不同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虛 婁如淳音樓 五稔而甚反 經六年合比一音毗志反 傳鑄刑

之樹 使詒以之反 有爭爭鬪之爭注及下皆同 禁禦魚呂反 聳之

息勇 說以音悅 莅之音利又音類今本泄 之長丁丈反 而傲本反

作 其巧如字又苦孝反 夏有戶雅反注同 相鄭息亮反 立謗布浪反

參辟七南反一音三 日靖音靜 錐刀音追 盡爭此一字如字 數改所角

反 見鍼之林反今本箴 火見賢遍反注同 求貺音況 為驩音歡 守

人本又作待 柳良久反 盟處冒慮反下同 女夫方于反注同 毋俾必爾

反 諸祖側加反 芻初俱反 采樵似遙反下同今本采作採 不抽勅留

反 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 甸本或作甸乞也說文作甸云乞也還安說亡人為甸 廢

黜勅律楚僻僻邪效僻同 僻邪似嗟反 效僻戶孝反下同

陸察曰桓十二年採樵音在適反是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進作佳

焉用於虔反 侯說音悅 遺泄息列反今本洩 乾谿苦兮反 城父

甫宮廐九又反 士甸本或作甸注同 相息亮反注同 士鞅於丈反今傳本皆作

士甸相士鞅古本士甸或作王正學者皆以士甸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人

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甸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各

古本或有作正者解 為介音界 左右諂勅檢反 諛羊朱反

見前卷襄三十一年 經七年暨齊其器反 不重直用反 舊好呼報反 傳于號

瓜百 燕竟音境 瑤音遙 蕩鳥送反徐 玉櫝徒木反 公孫皙

星歷及徐 俟釁許觀反 濡上一音而反又于二反 鄭縣音莫本又作莫

罕耳禮記夏曰醜殷曰罕周曰爵說文罕從斗 賈也其位反 王旌音精 析羽

星歷 於軫之刃反 封疆居良反下同 定分扶問反 溥天音普毛傳

○傳數紂 數色具及又色王反 陸察曰色王反是 阮元曰北宋本皆作皙案石經作皙元粹案石經是也

增註

七傳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云大也今之左氏傳本 或作普。○今本亦普 之濱 音濱 濱涯 五佳 有圍 魚

反 女胡 音汝 將焉 於度 荒閱 音悅 閱菟 所求 萃 在醉 以

輯 一音七 失隕 于敏 傳序 直專 郊敖 古洽 質子 音一

如 使臣 所吏 質幣 音至徐之二 而見 賢遍 以道之

音導 為介 音界 相儀 息亮 仲孫獲 碧反 惡之 一音 鳥路

及非 大咎 其九 取謫 直革 譴也 遣戰 故復 扶又反 下復伐

同 孫守 手又 挈 苦結 餅 蒲丁 汲者 音急 以借 子夜 有

猜 七才 挑虛 起居 鬚 音須 先夸 苦華 大屈 服云大曲 也賈云寶

金可以為劍 而傳 直專 祈禱 音丁浪反一 無瘳 勅留 出大屈地

堯殛 紀力及誅也本 又作極 音義同 鯨 古木 夏郊 戶雅反及注 析薪

○開晉 間絮 陸祭曰開晉 晉 間絮 謂唐三十年及文七年皆有

○鼓爾 鼓在鼓反 陸祭曰鼓復最 反

阮元曰葉抄本無音字 元粹案釋文 所引一本大非說已見前

星歷 負荷 本亦 有疆 居良 場 音介而 界音 公孫泄 息

反 ○今 復立 扶又 治政 直更 說而後信 音悅 曰魄 音白

本洩 馮依 皮冰反 之胄 直又 無腆 他典 政柄 彼命 公

反 孫鉏 仕居 馬師頡 戶結 罕黜 徒回 所寘 之豉 從嬖

必計 庇其 必利反 又音秘 駑 本又作即精亦 力丁反 鴿 本又作令

行則搖 音遙 又 還衛 音環 陟 音各 高圍 魚呂 孟僖

子病不能禮 本或作病不能相禮 相音息 相儀 息

反 郊勞 力報 適嗣 丁歷 敢侮 亡甫 鬻 孫炎云 以餽

音 媯 徐勅 烝鉏 之承 使羈 居宜 相之 息亮反 史朝

如 跛也 波我 遇屯 張倫 之比 毗志反 元亨 許庚反 注元亨

曾注

左傳

卷三十一

叙文

四十三

皆同 康叔名之如宗徐武政反 嗣吉何建本或作可建 又焉於虔反

息軒曰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為君者而又巧詐以免其死故仲尼誅其意稱弟又稱世子深罪之也故招與過其殺偃師傳釋之曰書曰陳侯立留及留出奔招之弟招殺陳世子偃歸罪於過使陳人師罪在招也是經稱殺之楚人亦推過弟者罪之也非末減為首不殺招而放其罪也鄭段不稱弟之若從招之詐如者以其如二君其義楚之意則宜書過自別而正義援彼以殺偃師今不然者證此以稱弟為末減仲尼新意以招為其罪失之遠矣案惡首也殺例者兩正義說節載于下欄

履軒曰注固執傳文以經為闕文吾未見其可也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二

昭公 起八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二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

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招常遙反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

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溺乃歷反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

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

招所立未成 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 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二

息軒曰常事後時經主猶人臣故從兩必書之譏其後於民下相殺之例事也其餘皆以早不

書早者得兩也傳或釋或否以其可例推耳據傳此事在八月於夏正為六月早甚為害取大故書焉耳杜以傳不言早以此為常事魯人緩於禮豈至秋始行春祀哉不思甚矣正義賈服以葬哀公卒是年陳滅

哀公之文在殺孔與十三年楚平王封之下以為楚葬哀公陳孫惠公與立故杜辯之云袁克葬之馬宗璉曰楚滅陳自是楚葬哀公袁克但欲厚葬耳非袁克葬之也賈服說是惠士奇曰漢書引云神或馮焉石實無言而妄稱

案注當有神字阮有言按荀子有木元曰漢書五行志言鳴與此石言好對下有神字蓋後人依漢書引此傳文顏杜注增之耳不可信師古云性生也陸察曰抑發語也

國蕭縣西有紅亭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遠疑○沛音貝大雩無傳不旱而冬十月共殺偃師書名罪之○過古禾反

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殺陳孔魚無傳

招之黨楚殺之葬陳哀公魯人袁克葬之○與呼亂反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辭疑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

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

水○麗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各遠其身也○遠

于萬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

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困如字又入遂

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寄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

謂乎寄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

辭履軒曰抑發語抑上揚下之辭

阮元曰石經此處缺末本宋殘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同顏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臧琳曰信當依師古訓為保一讀為申非是漢書所載左傳師劉歆等所據古文今杜本作保是以訓詰代經也杜氏以性為性命亦非師古注當有所本惠棟

曰戰國策甘茂曰以兩無正篇曾子之賢與毋之信此詩上文云聽言也而二人疑之則慈則答言則退故母不能信也高誘曰杜以哀哉不能言信猶保也倅願煩覆上謂退謂言而曰孟子生之謂性白不見信被黜退者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寄矣能言覆上也周禮大司徒辨五聽答謂言可聽用土之物生鄭注杜子見應答者也

春讀生為性十九年傳民樂其性亦謂民樂其生合注不能言者言盡不出

增註校本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履軒曰此謂納命氏云師曠言石言者匪舌是出正與言之故叔向言石巧言如流反對侗言之咎

菴曰言必發於舌匪按為十年各本作古是出者其言蹇澀謂今從足利本不流暢也不止不能

言又使躬瘁病不能母愛子抱言者之害如此能言者明達事理巧言如按廢固疾也或作流以致躬居休師曠廢者非

是也此言不與詩本吉合自是斷章取義之法杜云叔向時詩哀公先愛留雖托義如此可謂贅言

哀公先愛留雖托之招過然不謂二人遽殺太子也故憂死

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

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婦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

公子勝一妃孽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癘疾肺及三月

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

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

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

虜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祁

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

亮反下相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

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言諸侯畏秋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

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

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

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

蘭園曰相紀字陸讀此與梁丙曰甚矣息亮反非是

同歎息哉子之為此來也

襄十一年既有行人例故云重發

宋地疑宋也之誤

履軒曰商衛蓋亦地林註此皆三家之名息軒曰蒐地徧師也自此履蒐皆魯境經傳何為書蒐三家所以擢武焉

于紅也紅是一地名耳是故桓莊之狩則其不徧境中可知必言公昭定之蒐矣高衛亦必魯國地不言公矣或云此名注某

履軒曰治室而殺梁蒐禮以數軍實陰

增註

校本

正事

卷二十二

三

則先是梁與等亂室擇其材勇之士以可知矣治平治之也強私實也非兼井之謂

侗菴曰陳無宇之欲魚肉蔡高久矣二氏固結則不易殄故乘其乖離欲助一以滅一無奈子旗初不意子良悍戾至此將自往和柔之親往則二子怨水釋亦非無宇所利故使數人再生事亦子良授甲而不露陳氏事故子旗遂如陳氏無宇因亟變戎備為游服使前此投甲子旗將往子良之舉闐然無痕迹又家以又數人告不欲從怨子旗以滅子復敢向子良遂如良子旗不聽則又復陳氏也和之如初然後可以將出將助子良也操縱如意反覆變幻見其一代英雄爾日疆氏即高疆無宇固已洞有二子短智欲待時而夷滅之此時雖和其死生固已制於無宇手矣游服猶常服注

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

固也子工成之弟歸也皆來奔不書而立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

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

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

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

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周書

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

勉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桓子稽顙曰頃

靈福于頃公靈公樂吾猶有望望子旗遂和

之如初和樂高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

殺之言招所以不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

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宋戴惡會之戴惡

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輿

發表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表克毀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四

輿

常游戲之服頗不矣息軒曰桓子始服戎服不能遽易禮服欲示將游野以滅其跡故游服以逆之游服蓋野游之服按今若相攻其若也林注先人謂子先世相好之情何尾子雅先世相好今子良不能勉力為若相攻何以見其先善故欲令桓子勤人陸祭曰謂之當勉之也康誥連周書為句惠者順服弘大謂行此道也蓋令與書辭以詔而得弘大也一云子良使順其不順而服行此弘大之道勉其不勉也傳遜也與與與臣與曰左氏之文本婉古師等皆訓服與變如陸所解何其句累亦同而無貴者意而文帶矣好異過矣或云掌車見陸者息軒曰謂告也使請私許之故於無字告已所言於子中私著夜服良引周書者證已所服云馬王陳侯所以待子良之意也陸常乘佩者葬無殺惠訓順是也馬宗馬毀玉之法

璉曰項靈惠公之子孫來高氏皆惠公之孫於項靈為從父兄弟故曰項靈福子息軒曰吾猶有望言始吾聞子兄弟構兵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齊國治安於子也蘭園曰顧云與嬖廢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致死禮者欲為邪陳侯所佩殺馬毀玉致致死殺靈王也不欲使楚人得之解封成此言明在君非此說從服處或謂為君之義見已忠與嬖廢中之一人直如今日有人欲耳元粹案杜訓與為謀靈王已必致死衆本服注馬宗璉主殺之朱氏云我必顧說詳辯杜誤可參為邪致致死以殺看履軒曰私溺也女是所以及臣禮以誑楚人息軒曰而寧息楚國之禍下文云私於帷履軒按死字句禮字向是也又曰經在首下讀疏致死禮者今加於頤者欲使人恐行禮字看二致不能認也案舊本死可見按後

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馬既又請私私君臣恩私於帷加經於頤而逃帷帳也逃不欲為使穿封戌為陳公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麇九倫反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後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

楚下脫國子今从足年傳云陳卒山疏利本宋本淳熙本毛顓頊明年歲星在木又案舊本後作鶉火之次鶉火得族今从足利本宋本歲而火益盛顓頊陸燾曰由經也從水德故以此年終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也按此疏以卒滅之次乃亡魏了翁謂為崩也由義如尚書顓木之箕在東木位斗在由義今案由斗字北水位分析水本作專水生條也言陳箕星為隔隔可須將復興如已什之水津梁以渡故謂此復生專藥亦通傳次為析木之津遜曰說文無由字惟由用言將復用是專字注云水生條也而更興也魯語幕古文省身作由後人能帥顓頊者也有因省之通用為由魏虞氏報焉舜姓姚說於字義既明而句至胡公周賜姓為法亦完矣息軒曰為因昔舜居姚水注遂舜後非也下文以興也楚子在云遂世守之則遂蓋陳魯教大國自往

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自暮至于瞽瞍無違命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益殷之興存舜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北既存矣言陳氏與成盛於齊形北已見於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夏四月陳災陳既已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五

國名若是人名恐不食之非彼名會
 可言世湯以舜明德所災陳災是也所
 封其後於遂故云真害梁山沙鹿是也
 德於遂若以為人名固首又死也於郎
 實德二字亦不可通地築死植字目反
 又曰溢放也履軒曰陳雖滅而復
 與故是年之災仍繫于陳也不必引梁
 山沙鹿正義實取公殺為說言惑
 陳不與楚故存陳而地名經傳不同而
 書之言陳尚為國也傳言實者名有改
 案說又詳經義雜記易舉新實舊此地
 春秋毛氏傳輯釋諸舊名是城父故以
 書可參看息軒曰實名之
 經所書地名皆仍舊伍舉以土地圖籍
 史故皆為舊名若地授與許男
 改名則傳舉今名而
 實之使人易曉凡經
 傳異名者皆然杜反
 以經所書為新名何甘人甘縣大夫也
 其戾也字鼎曰甘

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
 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秋仲孫矍如齊○矍俱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

于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

改城父為夷故傳實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

之田益許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

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

靈王使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

人非襄也下傳執甘按此言我周家自
 大夫襄以說於晉語夏世以后稷有功
 勢可見履軒曰主封之來也

名不在襄故曰甘人服云蒲姑齊也商
 奄魯也王氏云

齊召南曰注在夏世秦本紀魯公與魯
 云云微覺未檢周於戰毫王奔戎是甫

夏世安得境土東主謚云西戎之國也
 河東之魏上傅舉后按書立政夷微盧

稷以至文王舉夏初丞三毫阪尹是也
 以至商末故言五國我封疆何近之有

皆封內耳阮元曰言慮後世子孫或
 釋文釐作釐云本或有廢隊王金望諸

作釐齊召南曰釐侯其救濟之是為
 即部字音台各本作此也并謂縹布

釐城誤正義言我冠冕縹布子垂冕
 之封疆何近之有三加始冠縹布冠

林雲銘曰言四方之次加皮弁次加爵
 國皆周土况近郊之弁加冠之禮先用

增註

校本

甘大夫襄也閻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
 陸渾之戎潁周邑○潁他歷反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
 周大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
 陽縣西北○駘他來反及武王克商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及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也邇近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廢後
 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隊音墜為去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左傳

卷二十二

六

獨固 林雲銘曰弁三加之後棄去繼
 緇布冠也冕童子垂布冠不復更用也
 冕也始冠之禮先用緇布冠也繼養三
 緇布冠欽括垂冕三苗也渾敦離堯也
 加之後不復用也踰窮奇共工也此傳
 言諸侯得國之後以言險戎伐顛則須
 用不着周因而壞之言養養耳而云構
 之意隱隱見晉不當枕而云四裔故註
 與周爭田 方苞曰云爾 按則戎上
 始冠之冠與始作之添若不由晉四字
 冕皆道而不用久則觀焉猶何也附注
 敵壞故曰因以敵之焉如字是也二年
 履軒曰允姓疑卽傳封殖此樹注厚
 構枕之後故上文四長也制之言戎得
 凶中唯舉構枕也存制御之耳或云鳥
 參 正義焉猶何也於是也見台覽注
 若不由晉則戎何得言伯父我親猶自
 取周之地 侗菴曰如此則雖戎狄其
 取取而行之指事不何有恩義於我一
 指地言偏諸姬入郊人 或云雖作惟

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
 故言弁髦因以敵之弁亦冠也○始冠去聲
 先王居構枕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構枕畧舉
 苗在其中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九姓陰
 與三苗俱放三危言四裔則三苗
 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
 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偏我諸
 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
 之地○焉於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
 度反又如字 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
 得之唯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
 主宗族

甸不道之事東安取以形似誤按秋氏
 行之言非由晉乎此無說傳氏改爲於
 詰難之辭似之而實字鑄京洛邑皆稱
 痛切也于天下之父宗周蓋王者所都
 歸之其子焉往語氣天下宗之然杜此
 相類疏直解爲取地注似繁滅與幾通
 失於率直 又曰封殖天下經理天下
 而致其盛大富庶也二年傳封殖此樹
 注封厚殖長未爰陸云制之亦言戎得
 制御之耳以封爲脩封疆制之爲畜牧
 皆謬耳陸駁甚當但其解封殖天下爲
 長殖五穀之義則失之 字鼎曰朱云
 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
 有恩義於我無所責也愚謂是與杜注
 皆不分明明言戎狄之賤固宜無不尊周
 室矣今伯父既如此則雖戎狄之賤其
 何不蔑視我哉 元粹案暴蔑舊本作
 暴滅惠棟云唐石經胡氏云陳已滅必
 及宋本作蔑俗本作不告災而書者時
 滅非

之師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
 伐周邑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故云然 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翼戴天子而加之
 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 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翼佐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
 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
 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禭禭送 反穎孫
 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
 而歸之賔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七

履軒曰水火亦相畏其事故也殺梁以亦相助此以相助者為存陳蓋得仲尼而言十七年傳云水之直大玄注引此火之牡也與此互相傳妃作嬰古配字發火以水為夫水以五行配合說乙為火為妻是蓋當時占夷妃辛為丙妃丁法以相畏相助為象為壬妃癸為戊妃也與後世陰陽之言己為甲妃是杜所不同 侗菴曰同一據 服虔云火離妃字上妃解為后妃 水坎離為中女坎下妃解為配合恐支為中男故火為水離當從配合之義 妃邵氏云天一生成合便有相助之意水至地六成越五杜云火畏水故為之數矣故曰以五成妃流於武斷且與下按五行志曰大梁注水得妃而興語不昂也金為水宗得相應冷水遺失火火其宗而冒故曰五得水而倍盛軍行壘年陳復封 吳回地不得水然火則出為帝學火正其子亦可見水火相配相陸終生子六人六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顯頤之後故為水屬○覆扶又反下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平聲一音配而楚所相也治相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相息亮反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弔歸于陳傳○配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音配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

成之實易革水火相息本義息滅息也又前年八月置閏故為生息之義滅息而此年四月五日得後生息也此傳專中氣二十日得五取生息之義 陸祭月節時楚以陳日疏云相訓助是也為邑 逐謂逐去言相助火政注訓治楚人之在陳者非 履軒曰火出為便音如字亦斯更五月亦宜主節氣節反 此段宜與種氣進則四月之季火亨並觀釋義使專可出且古曆疎漏小行酒也使如字出入每有之此只據紂甲子死出武成所見而言不可深求篇音昆吾龜筮同注長曆可厭逐楚而日死十八年傳二建陳此據故陳國封月乙卯毛得殺毛疆而言逐出楚人而伯過其弘曰是昆復建陳國也不必為吾檢之日也故知楚衰 王引之曰飲樂以乙卯亡也故酒樂當如字讀謂帝王惡此日不舉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吉事變叔李調也

及鶉火火 火盛水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許宜反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飲於鳩及下同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因音汝下同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也紂以甲子喪樂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音捨為于偽及下同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昭九年

古者謂作樂為樂故論衡子卯不樂殷
檀弓云是月禫徙月夏以子卯亡也
樂下文君徹宴樂女哀而泣樂而歌行
弗聞而樂正指此樂事各有其物類
字而言檀弓載此事吉凶異祀作衣服
云平公飲酒鼓鍾杜以衣之
黃曰子卯不樂是其林註滋味調和所
明證矣釋文音洛非以食人行其氣血
也顧炎武曰含業氣血平和所以悅
謂不習樂履軒曰入實其思慮
弗聞而樂言不聞弗命不出令以罪
苟盈之喪以若君廢之也在心二句見
樂而作樂是耳失官詩序莊廿八年注
也陸祭曰莊二十外變在閏閏之外
八年注外變在閏閏者成十七年注愛
之外與此不同大抵幸大夫按愛幸大
言內變皆謂嬪御外夫得之
變則謂牽豕耳成十叔老聘在襄二十
七年注云愛幸大夫年殷盛也盛聘益
是也履軒曰事有謂享禮之物多也

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服以旌禮也旌表
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
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氣和則志以定言在口為言言以
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
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智下同悛七全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
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孟僖子如齊殷聘

其物猶實也 宇

鼎曰若祭則敬喪則或云詩曰昔者詩
哀是也 惠棟曰大云說見下

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
相聘也鄭氏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

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先鄭引
此傳以證之服虔云殷中也自襄二十

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
脩盛聘之禮存參 履軒曰子來是比

喻非實說詩傳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
也 又曰勦絕也謂胡云前已舍中軍

死亡若訓勞下文何今三家並將是三
得曰無民 軍固在軍曰舍之

息軒曰采施欲救其者分魯魯為使徒
身以擊其君傳云遂耳項氏云叔孫氏

伐虎門釋經所以書之兵獨使叔弓帥
名也杜舍大罪而舉之雖曰家徒猶是

小過非也 公臣則其賢也

晉平公卒子昭公
立

增註

校本

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冬築

郎圍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

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焉用速成

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圍猶可無民

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煮酒好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

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

左傳

卷二十一

九

傳遜曰夫既曰居其宋平公卒子元公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佐立

下曰有妖星焉則明居維首謂彗星居之處今杜既曰客見於其次也辨誤星居之極首不大詳之杜偶失考疏星居今詳傳又并考虛在正北顯項水居於玄枵之維首而次有三宿虛在其妖星見於務女之次中以水位在北顯章昭注周語亦曰須項居之故謂玄枵女天龍之首須女即虛星為顯項之虛務女也天龍即玄枵玄枵之次之宿也息軒曰維即四女為其初女是次維之維二十八宿分之綱維居謂星居掌四方故謂之維之維首有妖星以顧炎武曰逢八亦姜死兆吉邑姜也告姓見國語告其子孫當死也同巷曰譏只是評論妣母也邑姜唐叔與自節以下無譏之之母昔戊子之日

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成音城或音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客星也不書非字○

對及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

死今茲歲在顯項之虛

歲歲星也顯項之虛謂玄枵○虛起魚反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

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

齊大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

知禍歸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二十八宿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逢公殷諸侯居齊地

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且卒

吾是以

譏同非譏刺也息逢公死其神此日軒曰譏如譏而不征登天於時有星是之譏察也猶言知存此星也於是彗女參惠棟曰爾雅彗字出爾時彗星出當也言其族盛與陳於務女而逢公死

鮑相當息軒曰彗今此星亦出彗女如字其族彗盛於陳知以子晉若當死鮑而惡二氏所以致逢公死時妖星亦禍也傳遜曰醉而出彗女於時歲星騁者子良也遂見文不在齊分故齊地子者桓子也文義甚之君自當其禍今明如杜意則是以子歲在齊分故外孫良醉而桓子騁矣於晉也按譏察也傳文不協息軒曰惠公生公子棄公子良醉而騁故不知子高子商生子尾桓子既授甲傳記之子尾生子長子棄者以見其豈醉日富生子雅子雅生子所以敗也劉用熙旗曰彼謂樂高也信猶周禮路寢門畫虎實也言彼雖不實欲謂之虎門

譏之為晉侯齊惠樂高氏皆者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詭婦人言故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

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

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

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

門伐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攻我 息軒曰端委
云端委貌也委貌周
冠名 宇鼎曰庸亦
何也 陸察曰愈猶愈勝也見前

勝也言樂高庸勝於
陳鮑乎 案杜愈讀

為病愈之愈非也 上與樂高戰也

焦循曰考工記輿人 諸侯建交龍之旂

疏引此傳注云斷三 想此旗亦交龍補

尺至于較大夫旗至 正此謂斷於三尺

較按禮緯諸侯旗齊或云稷地名齊有

軫大夫齊較軫至較 稷下館

五尺五寸斷三尺得 六軌六達也蓋六

至較者蓋天子與其 道旁出按襄廿八

臣乘重較之車諸侯 年得木百車於莊

之車不重較故有三 哀六年戰年莊是

尺之較也 陸察曰 孟子所謂壯猷之

釋文云稷地名六國 間即齊街甲名猷

時齊有稷下館是也 亦在襄廿八年見

息軒曰莊亦地名炳燭隨筆

召之無所往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

善焉言無善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公上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

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三尺不

反又所類反 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樂高

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樂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陳鮑分其室

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

○強其 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滋利生孽

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

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

子山子商子周襲三十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屨私具不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

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反子城子

公公孫捷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

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孟子引而置之莊猷如無義利以生歎
之間是也 馬宗璉言庶幾可以滋益
曰滅紇斬鹿門之關其利也
以出奔邾鹿門是魯
境上關名疑此鹿門
節魯關名故下言樂
施高彊來奔 關覆帳曰幄在上曰
曰姚鼐補注云強平幕
聲浮多之義存參

詩文王篇載作哉
淡武曰引書之中
元粹案載始也詩作
又引書則下一云
哉古字通用說已詳
字云曰二義變文
于宣十五年
以便讀也如年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七

十一

履軒曰具器用以反子云是也若東家
奉八子與齊桓封衛記載之辭可下兩
邢相同故桓子以自曰子多方周公曰
比焉

王若曰是也按哀
二年樂丁曰詩曰
五年子思曰詩曰
及上文昭子曰詩
曰如是者不一而
足也

履軒曰此視仍是視
聽之視猶視民如傷
之意不必據詩傳訓
鹿鳴篇他作他視
示息軒曰豈與他
對豈絕也他皆且
且者其心不豈故君
子賤之豈雖美德純
豈用人則其悲甚於
苟且故神不福也

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桓公是以霸
賜天下行之周徧○施始政及桓公是以霸
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

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
傳言陳氏所以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
郟莒邑取郟不書
公見討於平丘魯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殷社以人祭
臧武仲

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佻
偷也言明

德君子必愛民
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

福哉
人於畜牲
戊子晉平公卒
如禪竈
鄭伯

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禮諸侯不
相屈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
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
夫者非盟會
鄭子皮將

以幣行
音現下至因見同
子產曰喪焉用幣

用幣必百兩
載幣用
申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也
行用
不行必盡用之
將自得見新君
幾千人

而國不亡
言千人之費不可數
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
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
禮畢
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既葬未
卒哭故

孔廣森曰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
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
兩同義小爾雅曰倍丈謂之端倍端謂
之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百兩二十束也禮鄉行以五百人從有
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息軒
曰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
新君之禮言千人大

役也率之至晉事將傳氏云用車百乘
不行事雖不行必盡則徒千人人衆則
用所齎之幣空用千費廣將不能行必
人所齎之幣而國不盡用以給之

亡者幾許元粹案此按幾數面也數用
說是但千人句絕則千人之費而國不
謬矣按本引未申平亡者無之朱申
穩可從幾字倒句十二云千人至用千人

六年幾為之笑而不以至晉也
陵我二十四年幾如按斬焉謂殯也

此而不及郟皆同句與晉語晉君歟焉
法可參看倅願煊其亡之不恤同或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十一

曰禮記雜記縣子曰誤說杜法為斬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斬非也衰經即喪如刻鄭注言其痛斬衰也劉云三年之制恒有淺深也斬之喪如斬見求見焉謂其痛之深也說命云非知之艱陸祭曰斬謂哀痛之行之惟艱深如斬絕也以為斬按夫子知之言知衰者謬 惠士奇曰之以告也預既葬除喪之說至大甲篇孔傳曰此乃翁故復在迺辭放縱情欲毀敗禮下云喪禮未畢如預儀法度傳氏云此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知與行知在子產畢乎葬與卒哭為時行在子皮杜以知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屬子皮非矣按由待 侗巷曰子皮知子產之政而知之不足而愆于行故論是知亦在子皮自知而歸重於行言知克又見十二年克不難而行難行不至亡之克法言勝亡則未足稱知去子知之私之謂克是也之行必無失吾行之

猶服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以見音現下同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足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 音升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

失適見知之不足杜注未免糊塗

顧炎武曰難不慎言按成十年傳忠為不可不慎 又曰曠令德非其人猶不宗使其宗廟曠而不可 祀 息軒曰德即上傳氏云言不可不文令德秉德謂其德也使其宗廟曠其父之忠宗如必滅而不祀祀義難猶若救比之宗之宗曠言可也不能任不杜訓空是也曠言謂能負荷也曠宗使一掃其宗族無復有其宗廟曠而不祀子遺除宗社聯文外也 瞻仰篇 古未有稱宗廟為宗者顧說非也 又曰引詩又斷章取義言禍患之及身不先我所為而至不後我所為而生遲速之度唯從其所為而來皆其自取如杜注其咎在世而高彊位喪位也 不與焉安得言是之小人則其君君謂子哉 馬宗璉曰見節小人千古如言元公寵愛罪人是此

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 而歸君親推之 推其車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夫人謂子尾曠空也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詩小雅言禍亂身自取此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也 元公平公犬子也 及喪柳熾炭于位 以温 將至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言元公好 惡無常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昭

以有華向之禍 息蔡侯弑父 楚子弑
軒曰亦言姦人可懼者 真是以暴代暴
焉 者 國名 履軒曰名楚子 罪之蔡侯 已十三

也 杜何因知蔡人之楚子 蔡侯同稱名
告辭也 賸度不足據 見其罪同也
且可名則名之不可 滅不言圍 此言圍

名則不名是為春秋 所以病晉不能救
已即一循告辭而蔡也
已則是春秋無權衡
而仲尼無筆削矣

汪氏云書八國大
夫會於楚師 圍蔡
夫會於楚師 圍蔡

惠棟曰公羊作屈銀
之後滅蔡之前則
是蔡請為銀 徐音五
失救患之義 雖微

中反是也 說文蔡从
獲其事者矣 書蔡
心狀聲 又大部 狀从
書殺書圍書執 書

次來聲 讀又若銀是
用 父既死 猶稱世子
者 君死 國圍未暇
以禮即位 故以世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雖弑父而立 楚子誘而殺之 刑其羣士 蔡
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音班 楚公

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母胡女 太蒐于比蒲 仲孫獲會邾子盟

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 斲反又五巾反一五轄反 九

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以祭

子告

何國實得吉福也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聘事行故 景王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 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弗過此矣 楚

將有之然壅也 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

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弑立

梁美惡 周必復故知楚凶 楚子有之楚無

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

感蔡迫楚之大國故楚常恨 今幣重而言其

其不身服順 感戶暗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十四

蘭園曰顧謂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
後決之驟也案此說是下傳云天將葉
蔡以壅壅盈而罰之楚必亡矣遙與此
相應盈而罰之即壅之義也顧但因文
考義不知下文有應所謂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者 履軒曰
壅培也培養其惡使補正壅知以土壅
早給也 元粹案中水積之多而後決
并說亦是但下傳盈之驟也接江南方
字有壅水之義不知言培覆根土曰壅
從顧說
魚循曰感為憾之省 壅其惡則身斃
故杜以恨字解之猶美惡周見下
云唯於蔡憾倒其文
耳下文沒不可復振
而云不可沒振亦倒

文 息軒曰蔡之服
順楚久矣此言其憾
不能兼耳

昭十一年

履軒曰不能猶不善也 息軒曰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傳九年邵芮曰入云柔適能遠傳云兄而能民伊訓假手弟不相能皆與此能于我有命隱十一同如杜注不加施德年假手于我寡人二字不可通

誘我也不知無往蔡侯不可二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奔疾帥師圍蔡傳楚子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外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

息軒曰亟數也

伊藤鳳山曰將行也

黎蒐仍會詳元年傳及竹書紀年桀身奔南巢故云喪國紂首懸白旗行訓用見十年傳杜救弱為拯振亦救注將用是復語或訓也捐亦棄也沒沒大或為時訛或為相水也天之用楚如訛皆非 邵寶曰出人用五材力及而溺為拯凡弱皆難為救救則棄無救助方而沒者為甚不可之者傳註五者天沒振申無拯之意而將用之必使之長拯言之 履軒曰蓋茂以盡其力至於營於救弱者也言不敵而後為用則其可沒水以救也 元物力已竭無拯接粹索拯振皆訓救無將用之諸註為人拯句屬上亦譬喻中用之唯傳氏謂天之語沒振句正就楚用之蓋將乃相訛子言不然一救重複故自敵也之字語無味推杜意恐亦然

增註

校本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故伐而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敵盡盡則奔捐故言無拯猶救助也五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五匪欺冀反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

左傳

卷二十二

十五

不可沒振中并說是有五材也人相用
 焦循為倒語亦通說之用之之久必力
 見前 焦循曰內則盡而退何則物有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盛衰氣有旺虛楚
 注妾之言按也聞彼亦如之 礼有副
 有礼走而往焉以得車俸車皆副貳之
 接見於君子也然則車也適亦同義
 奔以不行聘言非淫生如字或音所敬
 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反泉丘人生二子
 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
 也并勞事也盖平日按物以無親疏本
 共勞事之人同來為物無以親為是
 僖丁姜 息軒曰僚言事如此故無
 朋也朋羣也相與羣人親我林註也已
 游之人杜注亦同焦音紀屬下句首
 說並鑿 馬宗璉曰
 適造通周禮膳夫以馮氏云不遠指厥
 祭徹於造注造作也愨而言
 賈疏云造食之處即厨是也婦人主中
 饋之事即謂助遠氏作酒樂之事也

奔僖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奔也二女自共
 盟 僖子使助遠氏之適遠氏之適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反自視祥宿于助之○遠為彼反適初又反
 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
 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
 無親也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
 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
 不書救蔡不果救鄭于皮將行于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奔蔡

同巷曰宿于遠氏言
 其與泉丘女會之始 宣六年以盈其實
 嗣後應數數相見不哀廿六年使盈其
 必執定為止于此一罪此皆實盈之盈
 宿雙生之說拘 陸
 祭曰物以無親物猶人也言不恤小國
 之患故使物情不附 履軒曰復報也
 言周一紀善惡必有報也
 漢書五行志注應劭
 曰視下視不登帶言 註表著衍表字
 徐不聞於表著 臧 林註其視過下揣
 琳曰五行志作單子 揣然其言大徐奄
 其死厚無將子似益奄然
 得乎字之神有之意著定謂佇立定處
 反索然處古乎字 詳周禮司士職
 陸祭曰注衍表字劉設表設旂以為表
 炫云下文言會有表也詳周禮司儀職
 則此不得謂之表著 未氏云聞于表著
 也 顏師古曰道讀不失之徐也不過
 曰導下並同伯長也 結禴不失之下也

以壅楚盈而罰之楚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復於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單去聲
 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戚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會
 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 衣有禴帶有結禴領會結帶結也○禴古
 外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
 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十一

王引之曰：貌當為接，明之命之二之視此涉上文容貌而字皆指朝會禮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不道容貌，實作視各本皆從之，案傳文字之誤也。上下皆以言視對文，言無守身之氣，林今作貌，則與上文不注神氣不守其體，谷且貌即容也，云貌也。不道容則是容不道，昭公後必被逐出，容矣，此當必依上文而在郊野。改正。林註：歸姓謂昭公息軒曰：此以母姓為歸氏所生也。四年古乃所謂雜占古蓋問其姓對曰：金子，有此法言歸姓所生，長矣是也。而不思其親是自背其所以生，故祖考亦棄之而不歸依也。

忌敬忌也，元年幼而不忌亦同。

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為祖考所歸，則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年公孫於

馬宗璉曰：子元非曼僖十九年傳古者伯止義駁劉光伯說，六畜不相為用法甚善，但以櫟邑置謂若祭馬先不用子元曼伯二人亦無焉。春秋說天死主明證疑子元即是厲牛，又有天雞天狗公之字，當日實有自天豕以馬祖類此，櫟侵鄭之事，昭公出等各有其祖，而厲公始入，故曰使古者義櫟之字音昭公不立。息軒曰：亦為郎故魯頃闕子元即厲公，說見於宮楚辭招魂與急隱五年，蓋子元有功，就篇彙，櫟房櫟櫟莊公城櫟而寘之名為韻，但近人獨以位已顯及莊公卒于此地名為郎音耳。元齊宋故宋人曾祭按漢書作更，更說仲立之經不書者，鄭如岡岡又訛傳即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為與實管仲焉對，言管仲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疾絕不相類，而其禍國特為厲公所因耳。

增註

校本

齊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為去聲或如字。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相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齊桓使昭公不爰位而見殺。力狄反。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

左傳

卷三十三

十七

不得謂之使昭公不句世祝融收玄立以此推之字元之冥后土等名見二為厲公益明履軒十九年傳鳳鳥氏曰五大五細其目未伯趙氏青鳥氏玄詳注亦牽合不足據鳥氏丹鳥氏五極大抵總舉衆官而言氏等名見十七年或曰五官或曰六官傳一說五大謂大其歸一也大要不過子母弟貴寵公子言五官之總統者在公孫累世正卿五廷而佐使分職者在細賤妨貴少陵長邊也齊召南曰社遠開親新聞舊小解五大引古官與傳加大也楚語制城上文所引子元管仲邑若體性焉有首不類疏中引貫遠鄭頌股肱至手拇毛衆之說與傳相合勝脈邊境國之尾也於杜注一曰杜猶牛馬耳饋既多合曼伯檀伯為一謬不能掉其尾矣下文蕭毫渠丘浦此二句以樹與獸威之屬皆謂以瑣瑣喻蔡仲所謂都城大夫之邑亂其國弒過制必為國害是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

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氏五是以前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

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

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

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

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

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衛蒲戚

實出獻公蒲齊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

其君者若夫檀伯則也特一邑大夫耳死未足為大變而與蕭毫林注於是齊景公蒲戚並稱乎且殺檀有志年復顯伯得櫟然後并京豈可謂足櫟實殺檀伯乎以上下文參觀知簡公卒于定八年曼伯即鄭君子儀名立

子儀而字曼伯非櫟大夫曼美也儀威儀也名字義相通斷是一人國語載此事曼伯正作鄭子尤為的證元粹案莊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云殺鄭子云云然則曼伯為鄭子明矣當時京亦當櫟公故是傳并言京櫟但前傳不戴京耳此與上文獨以乾糝接師告使昭公不立自是二也

事諸家并為一事故不謬者少矣而子元之為厲公則依此益明惠棟曰案楚語無字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

增註 校本

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擗徒弔反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音奚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夏宋公使

卒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

葬簡公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書

謀亂故也○愁魚楚子伐徐不書圍以晉伐

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

昭十二年

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此與十八年為鬼
段櫟屬厲允氏約除子大叔之廟在
舊史而為傳取其文道南大同劉敞云
勢之便兼舉京櫟而此實一事也成訥
單舉曼伯此傳之漏云司墓之室大叔
義得櫟并京既無明亦必不欲毀姑請
文何必遷就而曲為以觀子產之意
之說也存參
元粹案梁萬方云至按教毀廟者之辭
將毀矣其有教毀者之當在廟也下
諱大是秦鼎誤矣
言之室者非司墓
惠士奇曰周官墓大夫之家故註為
夫帥其屬而祭墓居徒屬之家
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俞琰曰猶子從生
云司墓之室有當道從廟置下棺而
者案傳遂引俞琰掩之以土也說文
云今從掩土之義中窆下棺也壙葬
井亦然注非俞琰說下土也禮謂之封
周官謂之壙壙之
與之實則一事而
在下欄

左傳 卷二十二

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
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將毀焉子
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廟具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致毀廟者之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
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毀之則朝而壙
墓大夫徒屬之家迂音于弗毀則日中而壙
壙下棺朝如字壙北鄭弗毀則日中而壙
及又甫贈友又作交音殺
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

義小異耳今從掩
土之義

案諸本無公字阮元
云岳本亭上增公字
非也存參
履軒曰賦藁蕭亦只
賦首章而已下文昭乃特命樂人以示
子敷演論之也乃是意所以嘗試之也
因題生義者不當據
昭子之言作賦全篇
存參

不知不知辭謝也

朱彬曰在存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十九

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
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
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公享
之為賦藁蕭弗知又不答賦藁蕭詩小雅義
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
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實也又曰宜兄宜弟
令德壽凱言實有今德可以壽樂也又曰昭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實同福祿也昭
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宣宣揚
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
華定出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
公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

惠棟曰請免喪而後聽命此與下六月葬按等公葬公之朝鄭簡公杜二注繆戾季氏受首之叛邑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是臣享其利也公未葬而朝晉有是理每至晉輒為所却平李以傳為不可信是君受其辱也棟謂非傳之誤乃杜禮也兼善晉鄭也以免喪之語而移其以與通瓶文准如傳之次也顧炎武字四濱水也學者曰子產能守喪制晉皆以淮坻之韻不人不尊為得禮切云淮當作淮維釋文詩云死在水中齊地水名下坻澠坻坻水中高地也亦是齊國水也按臧琳曰據說文淮維澠是齊水齊侯稱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之晉與既非齊人以淮非韻而欲改維不應遠舉維水古誤陸孔不從之是矣韻後淮坻本叶無但以為古音緩是未勞故也劉以坻為知古音也劉以坻為水中高地山無名水中高地當人之釋坻者然五年在坻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以尊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中丁仲反下同澠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

文亦用之下有肉如箕山非無山名陵釋地大阜曰陵與三年二惠競爽注此正相類如淮如坻競疆也不過取其聲韻之同附注何事猶云能耳豈真以酒肉多少作何等事也言其配之乎正義有說拘無能為耳勤勞也泥之甚息軒曰師長也朱申曰晉侯為伯王固為諸侯師矣邵賈曰言壺何為焉而以其中為萬異顧炎武曰言晉疆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乎解非傳遂曰齊以國大何肯事入陸說是也案陸說在下欄按成熊作虎

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將無所事晉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佖齊大夫傳言晉之衰○佖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或諧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解經所六月葬鄭簡公子產辭會明既葬則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二十

鄭伯如晉之前，鄭伯補正引風俗通言，欲如晉故速葬而征，晉荀吳滅鼓，今鼓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聚，昔陽亭是此鼓說而擅移其次于後之都，非肥都也，存耳。杜預曰：左氏者非預而參誰。元粹案：傳文但五誤作六耳。韜釋論或云：魯句使曹句之詳，且參看雖然經逃句與曹使于曹傳異者不一而足，此國而逃亡，故其屬等處闕疑而可。息軒曰：原羣臣使民異，為羣逃散，因以為絞罪而逐之。元粹案：校本所引或說可從，訓曹為羣，曹逃為羣，逃似不妥，安井說亦非。

履軒曰：庚皮是大子

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音壘。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群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

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跪，素。絞，奔郊。邑。周。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古禾及下之子。過同。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皆過之先君。

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鱣，平公。音秋。丁酉，殺獻公，而立成公之孫鱣。鱣，平公。音秋。丁酉，殺獻公，而立成公之孫鱣。鱣，平公。音秋。丁酉，殺獻公，而立成公之孫鱣。鱣，平公。音秋。

之傳而過其字也。

履軒曰：季氏伐首蓋，叔孫之首謀矣。故受賞耳，非以例加。

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平子立也。悼子先武子卒。

校本

子過，過，劉獻公殺瑕辛于市，及宮礎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使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蒯，音怪，反。音祕。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據反。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文王世子云其朝例加為三命子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注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息軒曰君謂魯君命齒不齒者不在父即上文三命據此文兄行列中也彼言春秋之時諸侯之大三命不踰者謂在夫皆命於其君杜謂公內朝位在父兄命於王非也

姚鼐曰公字愁與刺蓋初謀假晉救以去季氏故愁從公如晉值晉拒公不得入刺所以懼不克而更畔

叔仲子欲構欲構使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愁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

附齊

履軒曰秋愀過憂貌非己所當為也彼悠同憂之長也存參

逐奔齊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

履軒曰枚策也用也物筮之不用者也非汎上謂禹謨不必二句言其事

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遇坤坤下坤之比坤下坎上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

蘭園曰外彊二句止云一枚二枚是籌釋忠信之義正義謂之名汎上不生豎剛強以禦難柔順以者以所筮之事空事主故外彊而能內下一籌而使筮温所以為忠也和柔也俗言枚雷是也以循安正信之本也雷雷同也此枚策是也陸云杜取喻於與虞書枚下異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温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温和以

曹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卦象雖近，然詳傳按即欲即若也。言文云坤之比者，謂坤若欲有所為之事，卦之比又耳。故此下如何，上卦為外，唯說黃裳元吉之義。下卦為內，按其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德黃裳乃為元吉，得也之比，止論利建否則大凶，極訓侯不取比義，又如崔中此文以上二句，行得困之大過陽虎類之當云善不極得泰之需其為說皆不得為長而不然，止取本爻不及變卦者，隨便而言，極疑也。陸說洵是，履軒長誤，三德或疑二曰黃之為色，不白不德，或謂忠信共三黑不青不赤，故以為者，即忠其善以志中央之色耳，非土色意，供養之使合之謂，息軒曰中不中道各成其德，乃忠履黃中之色，下不為善也，何氏云其覆爻下之飾事不黃中央色，從五取善履元善之長極字象，亦坤長土之正釋長字，當則至杜訓色坤為布帛，六五中，此非其義，黃中至以黃色之布帛為

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裳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德。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必。謂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此卦○當如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字或下浪反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將適費飲

為善，凡九句每二句蒙掩蔽下四畫又一截文義自明。蘭乾上衣坤下裳坤

園曰：極即元之謂，元六五益為乾九五善之長，故以為極也之配矣。上文不得其色，謂非言則若云此事已黃之義，不得其飾，謂乎已乎，自遂其心，非義之義，此則謂非而不肯改，則此崩元之義，文意自明白，非善黨人也。杜云：失中德失解。已乎猶言言可已。又曰：三德不知何所乎，沈一貫註莊子指杜以正直剛柔充亦然，服虔云：決絕此非是其誤，蓋出於之辭，歌者自言其上文不得其極為失意，按此欲其止也。中德傳云：忠信其為

鄉人酒，南制自其家還，適鄉人或歌之曰：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子氏逐小生怨禍之

三德然於上文為不順，陸以為當作二德，即上文忠與其也。今姑從此。惠棟曰：三德謂黃裳元也。注誤。息軒曰：外內唱和率事以信，皆以卦象言。此以爻辭言。惠說是也。元粹案：下句此三者即總括上文三句忠其善而忠謂黃其謂裳善謂元若三德謂黃裳元，則與忠黃其裳為複，惠說雖通，至下句竟窮矣。不知改三為二之明瞭，安并從惠非。蘭園曰：易以斷吉凶之不可斷者，險事何須以易斷，故凡易不可以占險也。杜云：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豈但此卦而已乎。陸云：夫語辭是也。侗菴曰：且夫發語辭作文所常用，不可以夫字貼場，易不可以占險，論易理而黃裳元吉之卦自在其中，專指此爻則拘惠伯疑，胸有陰謀，故語之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乃詰問之辭。此飾與上文裳下之飾不相涉。言汝將為何事，果有隱

增註

校本

元傳

卷三十三

二十三

惡安可矯飾掩護乎。迨今而明白吐露痛自悔改，可得免是忠告也。賈名海屋曰：參成可筮，言參備之人則可以筮也。注加如字，則可筮二字難成義。正義謂者所以殖菜蔬也，祀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祀，以喻南圃在費欲為亂也。陸粲曰：徐鍇曰：枸杞多生荒域，陔岸之上圃生祀，言非其宜，此說與杜注合是也。杜注亦云：杞生於圃，圃非宜也。又本草謂書多言杞能益壽，何謂非可食之物乎。沈彤曰：注通稱當作美稱。息軒曰：上云美稱，故下云今之尊若作通稱，不得言今之尊沈說得之。又曰：信皆通鄰如字，言背鄰往費，必將招耻存參。正義杜注原南圃之意，謂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圃非復是吾黨之土也。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歌者自言已意，已乎已乎，此南圃今已非是吾黨之土。伺巷曰：杜解不交，疏較行益不通，服較勝然似鮮為上而不與交，亦未盡已乎已乎，知其不可如何而嘆息之辭，言所為任悖如此，則終非吾黨之土絕之也。

馬宗璉曰：楚稱王故，爵有湯侯潘子。

復陶戒，即今姑。

又曰：後漢邊讓傳，讓姑戒也。出蘭州曰：作章華賦，言靈王作蘭苑，元美答于鱗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寄，姑戒曰：何以室故靈王宿於此。遺子秦復陶。履軒曰：復陶，水許其說，復陶，螭也。象物杜以為羽衣不知，其有羽翼也。說見何所據。陸粲曰：被于前，翠鷁也。子帔也。古字通，說文方藏好集鷁冠，此鳥。

聚為明年叔，子圍費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帥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刀反，又許驕反。

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用雪，王皮冠，秦復陶。

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言皆謂着為帔，下也。被帔，通着也。着裳也。存參，馬宗璉下，裳皮冠，田獵之曰析父為大僕，故時冠，詳襄十四年僕在王左右，楚語作僕御也。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僕，楚大夫。右尹，子革，鄭州。

夫鷹箴曰：獸臣司原，變父禽父亦王孫。敢告僕夫，即太僕也。也傳於王，言王孫為親近之臣，故告之。變禽亦象之。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始與呂伋。

使達於王也。武億旅，旅云分至王於。曰此左兩讀，杜氏以伯叔之國，時庸展從字，屬句劉光伯以親魯語云分同杜為僕析父從右尹子以珍玉分異姓以華夕見于王為下與遠方之職，詳定昔語張本以規杜則四年傳林云，傳從字連下讀為一句，國法物本非分器。

獨無有，今吾使人於。

又孔氏疏云：若僕析，筆路監縷，柴車，繫父其子革二人同時衣也。詳宣十二年見王與之語，則二人出有諸本皆同，今前在子革獨對，傳應按當作出者，字之云子革對曰，不得直讀也。

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增註

市，筆路監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校本

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增註

不祥言楚在山。

增註

不祥言楚在山。

增註

不祥言楚在山。

增註

不祥言楚在山。

子華將，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則妄規杜，非也。愚謂文析父謂子華享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據此析父必同時在旁，見其對王之詞聲，應俱現，故與王言如響，始盡其狀。則實從子華同見，而子華屬對也。劉氏讀似可依元粹案，太僕親近之臣，故從王，其既從王，則固在旁見王與子華答問矣。至下文無所妨，則說不必依。齊名南曰：對曰云云，此子華語也。楚世家作析父對曰：讀左傳而誤者也。阮元曰：舊圖本毛本足利本藍作藍，案史記作藍，露藍，徐廣曰：案服虔云：藍露柴車素大路也。藍，言衣敝壞其蔓藍藍然也。是徐廣所見服氏本亦作藍。山井鼎云：作藍，恐非誤也。履軒曰：禦，御通進奉也。同巷曰：禦，當也。即供給之義，謂供王事，令無闕杜解為禦，不祥，去首其任土所產，不嫌粗薄，亦見楚祖先立國之瑣微。案注出者舊本作

出有，今從翻宋經注。陸終生子六人，圻、剗、而、產、二、昆、吾、二、參、胡、三、彭、祖、四、會、人、五、曹、性、六、李、連。

馬宗理曰：襄十一年李連楚之先，李連伐鄭，晉荀盈至於西生，附沮，附沮生穴郊，東侵舊許，蓋即許熊是昆吾為附沮田也。息軒曰：許畏之伯父昆吾嘗居鄭遷葉及夷，鄭人取許地，許既南遷，故其田故稱其地為舊。云舊許其地此時許，又曰賴猶利也，屬鄭。

林少所出者，○其齊王舅也。成王母，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與？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六子長曰：昆吾，少曰李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與，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

或云專猶單也，言唯此四國已足使諸侯畏服。

正義劉炫以為楚語，劉云楚語載此，事云靈王城陳蔡不羹，再言三城無四城，便檢夫子曾問於范也。蓋古四字積重無字，今吾城三國，四當為三，補正李賦皆千乘，亦當晉矣。雲霜引賈誼新書，諸侯其來乎，對曰：是楚靈王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按此皆有據，然非杜意。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心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一，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重，四當為三，李雲霜云：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於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王引之曰：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葉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於上文兩四國字而誤，鄭注觀禮四享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重，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劉說是也。特以納葉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邑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及據賈子以疑左氏乎？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為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之葉，更誤矣。元粹案，左亦從列詳論之。王氏論許葉與葉異，詳經義述聞，今不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三十四

字鼎曰剝削也削圭

為斧柄何疑注謂破

以飾之非馬宗璉

曰尔不足謂之雕說

文曰彫剝也

惠棟曰說文曰摩研一以聲喻一以刃

也手麻聲姜布喻

輒曰子率以鋒喻蓋接倚相二字名謂

因工請鍼秘故借以倚姓者非也見于

為喻左氏叙及此事楚語

意在言表奈何前賢八索即八澤也九

注疏繫未之及耶丘即九州也見于

履軒曰軒以喻珪血淮南子按此三墳

之未言及潘應索等解孔安國以下

注斷舊本作斬今訂各以意言無有正

正阮元云斬作斬與驗故杜但云古書

釋文合息軒云杜以名傳氏說之詳矣

斷訓斬作斬非也

正義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秘音祕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

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譏其順王心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以亡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

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左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也周行如字又下孟反

招側界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見篡

又音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

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思我王度

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在朝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

鄭云云楚靈公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典九丘九州之國之成也篤言張

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

之刑九丘周禮之九刑索丘丘空也言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

州之數也諸家各以意言無正驗故杜但言古書傳遜曰今考諸說安國之說為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說雖多鑿亦存之以備考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祈父司馬親信有權率之士咸怨祭公
 王出遊必從而防衛謀父作圻招以風
 不敢下王故指祈招朱晦菴云近有員
 猶後世稱天子為陛觀政要及家語皆
 下履軒曰酒誥圻作刑民字劉云
 父薄遠小雅祈父予克訓勝已謂身也
 王之爪牙詩傳古者禮義勝其嗜慾身
 祈圻畿字得通用司歸復於礼如是乃
 馬掌畿內兵馬故稱爲仁按顏淵篇與
 圻父也非官名大司圻同不能自克已
 注以爲世職者謬服義又云不能勝
 元粹案諸說不一當其情蘇子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耳若至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願
 從古賀說但以祈父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也

過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
 之心○闕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闕乃
 主反又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
 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
 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
 此年

得中井說補之則備矣正義言祈招之惰惰美其性志安和惰惰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履軒曰金
 玉取其美也詩易所稱可見矣不必言堅重也武曰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侗菴曰惰惰安和諷王之
 驅馳無節也祈招之惰惰至無醉飽之心皆舉明王舉動之正而見王所行與之反所以爲諫也疏云女當用此職掌以明
 我王之德音未免迂回如玉如金言神純粹而無疵形民之力以下杜注稍近而未盡傳遂解爲象民力之多寡而用之不
 免牽強朱子以家語作刑解爲刑傷民力而不知厭足諸備多從之然不與上文相家不可從朱彬曰形與刑同荀子臣道

篇刑下如影揚倮注刑制也詩思齊刑于寡妻釋文刑法也韓詩刑正也此謂正民之力而無滄憊也據此則形刑同且與
 杜畧同而更勝之王引之曰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威也見
 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
 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勢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
 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一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元粹案王說亦通姑錄以備考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二

二十一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二

傳八年注大數 數邑王反 陸察 曰數所具反

昭經八年干徵師古丹反蒐所求反于紅戶東反千乘繩證

反不稱將子匠反帥所類反嬖人必計反傳魏榆眼云魏邑也榆

州里或馮焉皮冰反怨讟徒木反崇侈昌氏反又尺氏反虎

本又作音巨之反一臨汾扶云反怨咎其九反僭而

子念反注是瘁在醉反哿矣毛詩傳云可也卑躬必爾反本又作俾

亦俾處休許蚘反適夫人丁歷反本又作嫡公子勝

升證反哀公縊一豉反疑為于偽反下為子良故重

直用若何吊也本或作若千乘繩證反數軍色王反

西竟音境且見賢遍反頃公音傾下鑄也之樹捷也

反孺子而樹反本長矣丁文反則數人色王反去戎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三

二十六

○傳九年戎焉，焉於虔反又如字，陸彙曰如字是，○水妃，妃方非反，一音配，陸彙曰下注妃合音配則此亦同音，太玄注引傳作火水娶也娶，古妃字，○注勸樂，樂如字又五教反，一音洛，陸彙曰音洛是。

起呂著常張略反于盍胡臘反稽顙音啓下請寘音啓下

於嵬於角反使穿音川封戍恤音不諂勅檢反皇頡戶結反

顯音專項許玉反鶉火市春反析木星歷反將復扶又反自

幕音莫瞽音古瞍音素舜重直用反曰媯九危反已見賢遍反

經九年仲孫獲徐居反傳濮西音卜其處昌慮反閻嘉以廉

詹桓之廉反自夏戶雅反駘依字應岐其宜反之長

丁丈及下反所治直吏反棖城一音來本或作樂安音洛

巴必加反燕於賢反毫步各反以蕃方元反屏周必并反如下

本又作弁皮彥音彥髦音毛擣徒刀反杙五忽反四裔以制反以

禦魚呂反螭勅知反魅本又作魁之姦古顏反瓜州古華反

敦徒門反煌音皇使偏彼力反郊甸徒遍反之咎其九反封殖

時力反封疆居良反以畜許又反一牧音日又與音遂

穎俘芳夫反賓滑呼八反又屠音徒禮請杜佐公使尊

使音如字又所吏反甲子喪息浪反苟躒本又作舊好呼報反勿亟

紀力反焉用於虔反經十年耆酒市志反好內呼報反侯

彪彼蚩反傳嫫女武付反裨竈婢支反玄枵許驕反任氏音壬

注大公音泰之妣必履反二十八宿音秀說婦人悅音悅而騁

勅領反傳言者直專反先伐諸一本無焉往於虔反而下

之處昌慮反有爭爭鬪反生孽魚列反○蘊畜勅六反具

幄於角反幕音莫從者才用反衣履九具反載周如字詩作

○傳十年靈姑鈺，鈺扶眉反又音平，陸彙曰音平是也，○注自勝，勝音升，陸彙曰勝什證反。

載也鄭周徧音為之于偽獻俘芳夫毫社步洛視

民如字詩畜牲許又之贅音至喪焉於虔百乘繩證

自費芳味反在衰七雷反經直結嘉服見如字

遍反是重直用欲敗必邁反夫人音扶寺人又作

柳熾尺志炭吐且其處昌慮比葬必利元公好呼

反惡鳥路經十一年子虔其連雖殺申志反傳放

比蒲徐扶北宮他徒河反齊歸如傳歲復在扶

復下歲然壅於勇反注蔡近附近之以斃婢世有

緡武巾以喪息浪反而隕于敏無咎其九反非

昨本又作祚在路無拯拯濟之沒振之慎弃捐以

陸榮曰捐余專反

阮元曰案說文無遣字周伯璿六書正論云遣卽相次也借為遣倅字別作遣非也

陸榮曰漢書五行志引梅賾言者直庶反

阮元曰北宋本業抄本塙作塙案作塙是也說文無塙字塙字注云塙葬下土也從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塙元粹案彼驗本或作徐驗謬

反求助音救本亦作救不可復振扶又反本脩好

呼報夢以帷位悲反一本作夢以幕孟音莫其僚力

反遺氏本又之遣本又作遣說副倅七對令副力

反雙生如字或一鄉四月本又作彘亦作向同將

焉於虔鮮矣息淺復在本或作復於狐父音胡有著

張慮反徐治居常處昌慮有禴說文云帶所以道

音導歸祐音又岡山音剛侯廬力吳而寘之豉反

檀伯徒丹之長丁文不勝音升實出如字徐經十二

年成熊音雄不書將子匠帥所類傳迂直一音而塙

禮家作窆彼豈憚待且為賦于偽蓼蕭音六壽樂音洛

○深思、思息嗣反、陸察曰思如字
○供養、供九用反、養餘亮反、陸
察曰供居客反、養以兩反、疏云供給長
養之是也。
阮元曰、比宋本、拍作玷、集抄本作玷、察
玷、玷並讀都念反、集韻五十六、捺可證
也、盧文弨云、注疏本兼作康、誤。

陸察曰祀音起

陸察曰潘鍾官反、思棟曰壞唐經
作督、案督與繫通、說文云繫音健、世字

發生云、緣督以為經、亦謂背縫也、方言
云、繞繩謂之襪、郭氏云、衣督脊也。

陸察曰釋文素所白反、依賈逵張衡說
則昔各反、孔安國說則所白反、余未知孰
是。

相鄭伯息亮反、如坻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人時

水如字本或、齊君弱吾君輕吾君、以軍帥所類強

禦魚目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別種章勇反、沾縣張廉反、韋

兼反、錄臯古刀反、肥累一音力軌反、伯紱古卯反、跪尋求委反、又

詭音殺、適丁歷反、逃介音界注同、副使所吏反、攸乎如宗徐反、愁

隘於賣反、懸危音玄本又作懸、枚筮武回反、汎卜芳劍遇坤門

反、之比毗志反注同、之長丁丈反、外內倡昌亮反、且夫音扶注同

欲令力呈反、參成七南反又音三、有圃布古反、之杞音起、枸杞音荷

本又作狗、倍其音佩、為季于偽反下同、守于本亦作守、同手又反注同、○今本亦

狩、渣音干、漿音篤本亦作督、援于眷反、王皮冠一本

作楚子、復陶徒刀反、復遺唯李反、被普義反、注及下同、烏音皮冠

鞭必縣反、或革傍作、析父星歷反、熊繹音亦、呂級本又作級

亦今本、燮父音甫、沔鄉一音示、篔簹音必、藍縷力甘反、下莽

武黨、跋涉蒲未反、長日丁丈反、少日詩照反、曾居才能反、一本作

管今本、千乘繩證反、剥邦角反、如響許丈反、本又作響、音同、應聲

之應、以斷音短、慝他得反、倚相徐其反、息亮、三墳扶云反、八

索本或素、輒直列反、祈招一音昭、祈父音甫、獲歿音沒、○集

初患、殺申志反、今本殺、焉能於虔反、情情徐於反、金冶音去

其起音饋、饋其位反

